西園聞見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十三目錄 內編

任誕

前言

王廷陳　康　海

往行

祝允明　桑　悅　崔　銑

邊　貢　康　海 二則　楊用修

常明卿　王廷陳　楊循吉

安分

前言

王　禕　薛　瑄　吳草廬

李東陽 二則　湯　沐　空同子

公餘日錄　何孟春　陸平泉 二則

劉仕義 三則　袁了凡　晉陽商人

王　絙　張全山　唐文燦

周實夫　嘉靖戊子　顧九思

楊　怙　李夢林　朱以功 五則

張時徽 二則　王世貞　李　詡 二則

徐文貞　翟海槎　張居正

馮　琦　于愼行　嚴君平

郭子玄　越　人 二則　汪道昆

往行 附

安命

前言

王　達　古　穰　薛　瑄 五則

祝允明　何孟春 六則　董其昌

劉日寧　陶望齡

往行

湯沐　江潮　陳良謨

陸平泉　顧南野

安貧

前言

陳師　蔡清　黃省曾

張時徹

往行

解縉　魯希文　王琦

高文義　呂文懿　吳康齋

胡敬齋　羅文毅　胡九韶 九臺

陳白沙　董頤齋　張羅峯

殷文莊　唐荊川　張振之

楊訓　何景韶

惜福

前言

何孟春 二則　陶文僖　朱以功 三則

王文肅

往行

陳孟玉

救解

前言

陳白沙　胡汝霖　申文定

徐顯卿

往行

薛　瑄　劉誠意　吳　履

夏原吉　楊士奇　陳　循

葉　盛　韓　定　尹　直

吳文定　霍　韜　杜　謙

楊繼宗　羅玘　閔莊簡
錢福　寇天敍　胡世寧
喬宇　王鏊　田濡
戚賢　陸粲　高從禮
吳悌　董樸　盛俌
汪文輝　楊博　王錫爵
趙貞吉　李廷機　于文定
朱賡　陸光祖　吳百朋
馮應鳳　楊賢　王謙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任誕

前言

王公犮陳與友人書曰僕林居無營自惟大丈夫樹立已矣莫冀詞賦小技亦無足煩其思維紓其悰寄也每引曲自適上不慕古下不肖俗爲疎爲懶不敢爲狂爲拙爲愚不敢爲惡高竹林之賢而醜其放懷三閭之忠而過其沉智鴟夷之逝而汚其富每景物會意輒命酒自歌酒不盡量歌不盡調惓則偃臥臥不爲夢覺苦俗徒寧獨無與復究心老莊保愛性命江湖乘興漲則不舟雅好雲嶠苦滑磴危鮮不緩卻身多疾病藥裹不離此僕林居大略也子亦欲聞之耶顧公璘疏薦之而當事者復流言中公公復與友人書曰凡今不安擯斥而思得振起者亦自有道僕上之不能矜飾名行動流俗之譽下之不能交結要津工鑽

刺之術聞談官府則如爰居聽鐘鼓駭悼不食或謂僕且復用則如聆詛詈恨不掩耳葢知其愚我也一日之間臥多於坐每春夏之交寒暑之會往往迷節候而詭晦朔至家事綜緝一委妻孥所謂婚嫁已畢如我已死無關世情矣血氣漸衰心知日塞不敢思其所不及人以文事見屬則顰蹙竟日百不一應又覩近者觚翰之流家驥人璧欲應時改轍則故步或失若降心仍貫則前薪是凌故悉置不爲也俗好通問而僕獨尙神交至於貴人猶憚輕啓此非索價爲高自絕長者也僕見今之刺謁楮幅廣狹稱謂重輕皆異往度雖在親舊秩日進則啓益恭如是乃得省覽否則必獲頓擲然此在仕者不得不然耳僕以田夫而修仕者之事則所不習若持其素者新敬不加則虞擲頓不省以故欲作輒輟也干進者然乎此皆不欲違其所便強其不能示自廢之跡廣讒口之資庶幾得此散木保其天年耳昨赴承天旋檢敝笥冠舄漬莓家人粗爲理製強僕攝之僕臨鏡自嘲曰沐猴而冠然矣頃刻在躬則首足疾若不勝拘攣山林之骨曷可移易又世俗喜足恭揖拱不辨委折

卒至地而僕要領木強極力効之不能肖每不稱施而不稱施則獲罪責不貰欲逃罪責則本性難強強不能久執事視僕心跡豈不然哉豈不然哉而乃用此事被口語偶一念及如鮑魚在鼻鴟梟在耳又如鬼魅在目忍之不堪報之無從也奈何奈何夫鎩羽之鳥病鶴之所窺也折趾之兎蹇驢之所利也僕固下流易乘柔質所茹而彼也亦何足稱爪牙之利張搏擊之威哉

康海與彭濟物書曰僕自庚午蒙詬之後即放蕩形志雖飲酒不多而日與酩酊爲伍人間百事一切置之此不但信于鄉人妻子奴僕也蓋素性疏懶偶因官秩羈縶數年若招豚臂鷹而一日得此中心之快實有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者自東方多事以來聞其驍傲無狀如彼即或奮然有攘臂之意隨復自罟以爲狂奴猶爾不量即又飲酒散髮箕踞林麓此其性習之已成激之不還雖三公之貴刀鋸之辱不可奪也况數石之粟半幅之紙乎僕自幼支謾無狀性好是古而非今始仕時望見先皇帝寬仁大度即自私擬爲皐夔稷契之業可以復見于今而

狂放易言略不修飾至皇帝嗣位之後又見其英毅果斷益喜益負以爲夙志當就于此一時交與之士反覆輕易不檢爲僕言是是故謾論訊說略無忌畏日就月將幾踵奇禍幸免殺身而歸而二三子者又補砌所無以爲眞有使僕含垢于有罪者之籍與不肖之人同被逐放上辱兩朝作養之恩下累先人狷介之業生平激志付之穢塗情苦心局不復自愛暇日偶讀皇甫規避梁冀之事與蔡邕卻九錫之書喟然歎曰彼何獨不得含垢冒汚而成致美節如此也又讀柳宗元傳曰郎宗元有不同于叔文然親與之交而受其職任矣夫身有規邕之操而跡側宗元于九錫之間仁人志士宜于此何如也今僕之所憂者在忽有犬馬之疾死邱壑之下不得伸其宿心壯懷耳而區區官秩之事非所念慮也瑾之用事也蓋嘗數以崇秩誘我矣當是時持數千金壽瑾者不能得一級而彼自區區于我我固能談笑而卻之使饕虓巇嶮之卒不敢加于我此其心與事亦雄且甚矣當朝大臣蓋皆耳聞目見而熟知其然方臺諫論列之際出于一時倉卒未暇差別而今則又數年矣

夫伊尹之輔商也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僕即非賢者然豈少于商之一夫哉大臣者乃忍使之雜于孫聽曹元與云云之間耶故鄙人之心至此益放蓋已被髮嘯歌至于終身而不敢悔此非甘心為長沮桀溺之徒也公之高義曰古人內舉不避親時之可舉非僕所知也而僕之不才汚穢亦非公應舉之人觀近臣者以其所為主于使此職者苟為之言則所係于公者豈細哉今僕之不可于當世者有五而甚不宜出就官職者有二性喜嫉惡而不能加詳闇人之惡輒大駡不已今諸公皆喜明遜而陰譏此一不可翰林雖皆北面事君而勤渠閤門下者以為賢能僕懶放畏出箴不能一造其戶此二不可人皆好修飾文詐偽恭假直而僕喜面訐人未有不怒者此三不可士大夫不務修身法士之業而但呻吟詩文以為高僕見其詩若文不能不怒故見輒有言而彼方望我以為美也我以言加之此四不可與相好者接必因其職事加勉戒之詞多忤其所好彼或來從即拒而絕之以此親疏多怨苟復見其所愛者又不忍不告或又告之彼即又不從而僕又絕之此五

不可執德不弘不能信之于人雖頗自好而當世談論之士多加詆謗身自入有罪者之籍汚穢終身莫能自潔使平日所立之志扃閉淪落智高萬物之上而名陷九淵之下每于中夜竊自歎悔不當輕易效慕世俗科舉狥外遘此兇慝今又不儆而欲仕乎此甚不宜出者一一時同黜之人固有不幸而被汚者然罪大惡極羞談于婦人女子之口尚十之九彼豈不覬幸僕出以爲先容之地而當時宰執又卒崇私愛而乏別分茍欲引其私人必援僕爲喻是以所用僕者非必實知其爲人而明其有誣也如此則是以賢者之身而爲不肖者之資矣語有之曰君子非其招不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如之何其可往哉今衆人雖以不肖謂僕而僕未嘗一日不以賢人君子自謂己如此自謂而人以彼謂己蓋所謂嗟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此甚不宜出者二明公之意特出于一時愛念之篤偶未詳究及此然言出乎口通乎心明有日月幽有鬼神此區區平素之悃可一鑒而盡者公如覺之必信其爲肝膈之實慨然憐我矣

任行

祝允明字希哲長洲人生而右手指枝因自號枝指生爲人好酒色六博不修行檢常傅粉黛從優伶酒間度新聲狹少爭好慕之多賫金幣遊允明甚洽舉鄉薦從春官試下第是時海內漸熟允明名索其文及書者接踵或輦金幣至門允明輒以疾辭不見然允明多醉伎館中掩之雖累紙可得而家故給以不問童奴作業又捐業蓄古書名籍售者或故昂直欺之弗算至或留訃無所出酒窘以所蓄易置得初直十一二耳當其窘時黠者持少錢米乞文及手書輒與已小饒更自貴也嘗遺黑貂裘甚美欲市之或曰青女至矣何故市之允明曰昨蒼頭言始識不市而忘縱之篋何益後拜廣東興寧令歸所請受業中裝可千金歸日張酒呼故狎游宴歌呼爲壽不兩年都盡矣允明好負逋責出則羣萃而訶誶者至接踵竟弗顧去

桑悅字民懌家貧無所蓄書從肆中鬻得讀過輒焚棄之敢爲大言不自量時銓次古人以孟軻自況原遷而下弗論也而更非薄韓愈氏曰

此小兒號嗄何足傳問翰林文今爲誰曰虛無人舉天下亦惟悅其次祝允明又次羅玘悅而補博士弟子部使者按水利下邑悅前謁之書刺江南才人桑悅博士弟子業不當刺又厚自譽使者大駭已問知悅素乃延之校書預刊落以試悅校至不屬卽索筆請書亡誤使者大悅服折節交悅矣十九年鄉試再試禮部奇其文至閱道統論則曰夫子傳之我縮舌曰得非江南桑生耶大狂士斥不取時邱濬爲尙書慕悅名召令具賓主已出文令觀紿曰某先輩譔悅心知之曰公謂悅爲逐獵也耶奈何得若文而令悅觀濬曰生試更爲之歸譔以奏濬稱善已令進他文濬未嘗不稱善也悅名在乙榜請謝不爲官俟後試而時竟以悅狂抑之許調邑博士悅爲博士踰歲而按察旣行部抵邑不見悅顧問長吏悅今安在豈有恙乎長吏素恨悅皆曰無恙自負不肯迎耳乃使吏往召之悅曰連霄旦雨淫傳舍圮守妻子無暇何候若按察久不待更兩吏促之悅益怒曰若眞無耳者卽按察力能屈博士可屈桑先生乎爲若期三日先來不三日不來矣按察欲逐收悅緣事不果三

日悅詣按察長揖立不跪按察厲聲曰博士分不當得跪耶悅前曰漢汲長孺長揖大將軍明公貴豈踰大將軍而長孺固無賢于悅素以面皮相恐寥廓天下士哉悅今去天下自謂明公不容悅曷解官耳因脫帽徑出按察度亡已乃下留之他日當選兩博士自隨悅在選故事博士侍左右立竟日悅請曰犬馬齒長不能以筋力爲禮亦不能久任立願假借且使得坐卽移所便作坐御史聞悅名數召問謂曰匡悅詩解人頤子有是乎曰悅所談玄妙何匡鼎敢望卽鼎在亦解頤公幸賜清燕畢頤刻之長御史壯之令坐請少休悅除襪而爬足垢御史不能內令出尋復薦之遷長沙倅再調柳州悅實惡州荒落不欲往人問之輒曰宗元小生擅此州名久吾一旦往掩奪其上不安耳爲柳州歲餘父喪歸服除遂不起居家益任誕褐衣楚製往來郡邑間

崔銑字子鍾好劇飲嘗在五鼓蹈月長安街席坐地李文正時以元相朝天偶過早遙望之曰非子鍾耶崔顧趨至輿旁拱曰老師得少住乎李曰佳顧脫衣行觴火城漸繁始分手崔每一舉百餘觥不酧酧輒呼

劉伶小子恨不見我

邊貢字廷實以按察移疾還每醉則使兩伎肩臂扶路唱樂觀者如堵了不爲怪關中許崇曾何棟西蜀揭名無夕不縱倡漸以成俗有規楊用修者答書云文有仗境生情詩或托物起興如崔廷伯每臨陣則召南僧超爲壯士歌宋子京修史使麗監爇椽燭吳元中起草令遠山磨隃麋是或一道也走豈能執鞭古人聊以抑壯心遣餘年所謂老顚欲裂風景者良亦有之不知我者不可聞此言知我者不可不聞此言

對山康太史海才氣豪關中既不得志於仕恣情詩酒頗有東山之興手彈琵琶自度曲賓筵雜沓放浪形骸公蓋以此自耗其雄心不復較勝負于人間世矣

康德涵六十邀名伎百人爲百歲會既會畢了無一錢第持牋命詩送王邸處置

楊用修自滇中戍漸歸瀘已七十餘而滇士有讒之撫臣陸昺俗戾人也使四指揮以鋃鐺鎖來用修不得已至滇而昺已墨敗而用修遂不

能歸病寓禪寺以沒用修居滇中有東山之癖諸夷酋欲得其詩翰不可乃以精白綾作被遣諸伎服之使酒間乞書楊欣然命筆醉墨淋漓裙袖酋重價伎女購歸潢成卷楊後亦知之顧以爲快在瀘州嘗醐胡粉傅面作奴丫髻插花門生舁之諸伎奉觴游行城市了不爲怍人謂此君故自汚非也一措火裏赭衣何所忌特是壯心不堪牢落耗磨之耳

常明卿多力善射雖爲文法吏時韎韋附注兩鞬騎而馳于郊諸徼侯子弟從俠少年飲常前突據上坐起角射咸不及問稍知爲常許事敬之奉大白爲壽常飲滿沾醉竟馳去弗顧又時過娼家宿至日高舂徐起或參會不及長吏詢之傲然曰故賤時數過從胡姬飲今不欲自居于薄又過之耳竟用考調判陳州庭詈御史以法罷歸益縱酒自放居恆從歌伎酒間度新聲悲壯艷麗稱其爲人又好彭老御內術自謂得之神仙可立取一日省墓從外舅滕洗馬飲大醉衣紅腰雙刀馳馬絕塵從者不及前渡水馬顧見水中影驚蹶墮水刀出于腹潰腸死年僅

三十四平陽守王溱其故人爲收葬之

王廷陳字穉欽少爲文頃刻便就多奇氣然好狎游黏竿風鳶諸童子樂又踬不可訓父母扶撲之輒呼曰大人奈何輒虐海內名士耶爲翰林庶吉士詩已有名其意不可一世僅推何景明而好薛蕙鄭善夫故事學士二人爲庶吉士師甚嚴重穉欽獨心易之時登院署中樹而窺學士過故作聲驚使見大恚然度無如何佯爲不知也乃已當授官給事中用言事詔特予外補裕州守既中不屑州而以諫出知當官益驕甚臺省監司過州不出迎亦無所托疾或勸之怒曰齷齪諸盲官受廷陳迎耶當不愧死一日出候其師蔡潮有以藩司他道來告者潮好謂曰生來候我固厚而分守從後來亦一見否且生候我以師故即分守君命也穉欽曰善乃前迎分守而分守旣下車數州吏微過當穉欽笞之十穉欽大駡曰蔡師誤王先生見辱挺身出悉呼其吏卒一府中榴伏亡敢留分守窘不能具朝餔謀于蔡潮潮爲謝過稍給之僅得夜引去于是監司相戒莫敢過裕州而恨穉欽益甚爲文致逮獄削秩歸居

家愈益自放達官貴人來購文請見稚欽多蓬頭垢足因服應之間衣紅窄衫跨馬或騎牛嘯歌田野間人多望而避者晚節詩律尤精好縱倡樂

楊循吉字君謙儀部主事與郎中不相得謝病歸久之病良已起復除原官循吉多病而好讀書最不喜人間酬應開卷至得意因起踔不休人遂相目呼顛主事云復官彌月再乞病告吏部以格不可卽病已復病耶安得告而可爲者致仕耳循吉恚曰吾難致仕耶卽自劾罷時僅三十餘旣以歸益亡復問外事而蹤跡益詭怪寡出微冠羸輿馬故以起人易而更侮之又好緣文章語中傷人正德末循吉老且貧賞識伶臧賢爲上所幸上一日問誰爲善詞者與偕來賢頓首曰故主事楊循吉吳人也善詞上輒爲詔起循吉郡邑守令心知故強前爲循吉治裝見循吉冠武人冠韎韐式錦已怪之又乘勢語多侵守令已見上畢上每有所幸燕令循吉應制爲新聲咸稱旨受賞然賞無異伶伍又不授循吉官秩間謂曰若嫺樂能爲伶長乎循吉愧悔汗洽背謀于賢乃以

他語恕上放歸歸益不自憚諸後進少年非薄之無禮問者而其文亦漸落不復進卒窮老以死所著奚囊雜纂未成書嘗作水仙子詞曰歸來重整舊生涯瀟洒柴桑處士家草庵兒不用高和大會清標豈用繁華紙糊窗柏木榻掛一幅單條畫供一枝得意花自燒香童子煎茶後居三吳榜于門曰客至不下樓恕老懶見客不答禮恕老病客問事不對恕老墨發言無所遜恕老迂飲酒不輒樂恕老狂

安分

前言

王褘曰昔柳儀曹嘗製乞巧文千載之下有鉄崖亦嘗擬之矣余讀二先生之文感而作卻巧文井窺管見其敢追踵前賢哉姑自釋其抱耳惟壬辰七月之七王子潛居訌訌弗懌適冷風颯然月綻雲拆桐籟薦秋露花凝夕有一嬋娟欲薦吾席浙浙步搖豔豔繁飾睨王子而言曰吾天女之孫也職司天巧或利下民禱吾者泰背吾者屯趨吾者富違吾者貧吾久聞子多戇少文吾實恤子來濟子身汝或不憚吾悉汝陳

王子諫眉歛踵覷覷戀戀似夢非夢謂神非神蒲伏而言曰臣固拙矣敢不願聞天孫整裾端坐憮然曰噫人生兩間孰弗冀通今子弗克巧進自貽醜窮不師詭遇祇業專攻末塗噂嗒龎言滋豐技夸鬼蜮計逞狙公鳥翼蛇驤蜂聚蟻同托根巍柯名曰宛童俾不曲合焉致新崇路欺握鋒祝天祛蟲陽縱陰戢內傾外融憎陋忻婞人心攸同聾俗簧世譎行迂蹤季子繇是而貴曲逆繇是而封子不聞與刻乎妙奪工倕紆行曲施能是者庸無不宜前邀後障左繩右規笑涴薇露戲焚玉甤錦心綉腹侮書嫚詩啓啄成公轉趾微庇子孑孳孳是是非非顛倒縱橫起滅提追倚天拔地斷蛟剸犀藻葩綴縟降陟驅馳氣劘屈子目短相如諸侯見搆豪族爭儲一譽可喜一毀可悲致顯若彼汝奚不爲今汝譾吃赭顏沉吟交頤窮鄉僻地運目以奇我今告子汝應締思汝不改皴焉能救而夫騏驥捕鼠弗逮狂狸吾將錫子語弈助子嘲機納子之黠驅子之癡詎不偉哉王子曰臣聞駑馬安步麟麒跼躅各有攸得奚惻奚恧良玉渾然焉事刻琢馬安善宦倪寬樸學寧爲拙傷毋爲巧詠

岐殊術異彼此相角沾沾求容栩栩強語手擊足旋神辱志沮我嘆其人汩此靈府命栖險竿躬皇遊弩蒿目蓬心臣實不取天孫噱然笑曰井蛙不見東海蟪蛄不知春秋弗識寘掘弗察芳猷方枘員鑿事悟弗投毀方瓦合櫝不知謀耳與目敵心與身讎么麽之技自務寡儔汝不思變吾實汝羞汝今絳宮弗懲玉堂弗憂攻苦甘澹尩如楚囚匪徒耻之吾實悲之也非徒悲之吾實悼之也王子又蒲伏而謝曰天孫之心固仁矣啓臣之志固備矣然強哭者雖疾不哀強歡者雖笑不妍生黽脫筩顧非自然危鶴斷脛乃違厥天機械藏心神德不全夫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此先王之格言敢弗服膺而警惕於是天孫耆然冥逝茫無所得出門視之但見繫星麗天萬里一碧

薛文清公復太守李大亨書曰君子於名位大小閑劇皆不在己惟隨其所居爲所當爲處之以義而不拂乎時之宜斯古所謂不器者然也若曰某職吾能安之某職吾所不屑爲焉則是不能隨所遇而裁之以

義顧拘乎有用之器矣伏惟足下以年德之高處此劇郡猥日從事于文書訴訟逢迎候伺問似非長者所宜然揚州爲東南之大府頤指之吏自州長令丞以下莫不承望其風裁所部比屋百千萬之民又皆守率其教條大丈夫官至郡守其任亦重矣哉足下尚爾云云者豈其中眞有不自得者耶抑姑設此謙虛之言以自証也若果有不自得尤望足下弘古人之高義因其位而爲所當爲不以外之欣戚小小者動其心則不器之君子非古人之所得專而在足下矣足下其然之否乎比有江淮往來者似聞足下有落落難合之意此無足怪古之人或然足下其益磨去圭角委曲接之以義於所不知者默然勿與之尚口勝待小人尤嚴於自治則於事之大小似無難處者矣

吳草廬自應召還書於驛舟書中有曰官辦驛舟日或一易或再易三易其易也得一舟設飾完美從者輒喜遇敝惡輒愠舟雖美所寓止一二時三四時久則半日一宿去之矣惡如是奚以愠爲也喜者非有益於己慢者非有損也而一時之情自不能已不然人之寓此世亦猶此

舟多者百餘年少者數十年縣革數遷何常而乃以目前之所值移其胸中爲喜慍何也

李公東陽與蔣宗誼曰今之進士文章材識如宗誼者不可遽得曾不得置諸臺諫院署之間而屈在郡誠非所宜然雖不臺諫署院而文章材識固無恙也且所謂材與識者非以爲用乎今宗誼治劇郡理刑獄日與百姓相答問搜其幽隱而明其是非使姦惡蒙割乂善良得扶植以弼天子敎化彰國家之典謨其用不爲細卽宗誼居臺諫院署或無所裨益飽食安睡苟爲身家榮此正僕所自恥辱於宗誼乎何有若逢迎承事則于職位亦有當然人情世態小小憑藉有所陵鑠無足多怪然此特抗州推官從事耳非眞有損益於宗誼可摘數也卑官顯秩更迭爲之宗誼必以爲辱如暮宿傳舍惡其敝陋不待旦而之他不已惑乎卽宗誼以爲辱不肯爲他材識如宗誼者又以爲辱不肯爲其爲之者乃盡猥瑣不自振立之人何以爲理古之人不合則去未聞以貧秩之卑下爲辱也若不力遣使遠去胸臆朝牽夕絆愈久愈勞堂堂丈夫

乃爲一官所困豈宗誼所宜有也宗誼或謂平生爲文章欲窮探博取成一家言而暫處紛擾非其所好是固有緩急之序矣予嘗謂施一事勝著千言况宗誼年事富且甚强力專居顯施當有以自待及其功成志倦然後歸老山林之下盡取其平生所得者大發而宏施之以名天下後世豈爲晚哉宗誼姑少安不患無以自見投劾之計非僕之所敢與聞也

李西涯奕說曰吾嘗觀於奕矣奕之初本無情也卒然而合之彊分類別擊取攘刦若有得失乎其間者及其地交意偪主于必勝其勢莫肯先卻焉故或役心命志如蛛遊蜩化而不自知其勝者施施然若闢土地而朝秦楚不勝則頳面戟指無所不至今之言奕者必以逸以逸而反自勞則不若縮乎而旁觀者之爲逸也勞與逸相遭非智者不能卒辨至于覆圖斂奩則其所謂負者始茫乎其不可攬然後勞亡而逸見其甚者猶或以夸之乎人或者悵怏鬱結愈不可釋嗚呼此又何哉古之不善奕者曰蘇子瞻其言曰勝固欣然敗亦可喜用是知不工于奕

者乃得弈之樂爲深人之達于是者可與言弈也世之善喻世者必以弈以弈觀世鮮有不合者也

湯公沐曰逆取順取命中則有這些財緊走慢走前程更有許多路

八乘生問於空同子曰何以處憂患也曰聽其所爲曰何謂聽其所爲曰不動吾心曰心何以能不動曰物我皆喪吾嘗自安東浮海至于崑山三遇颶風二遇淺一遇寇吾自分死已視吾身如無焉颶淺也寇也亦視之如無焉故吾起居言笑飲食與平時無異焉舟中之人皆陵兢戰慄如露立冰雪間齒上下作聲無復人色吾曰四面皆水矣無所往矣葬於魚腹血於兵刃命矣死無時矣不必懼矣懼亦死不懼亦死孰若不懼哉孰若安坐飽食哉衆乃少安比登岸吾問舟之人方寇賊礁淺颶風時公等皆懼我不懼公等皆不食飲我食飲今日公等登岸我亦登岸則吾向云云豈不信矣乎相視一笑吾以是信處憂患惟聽其所爲而已矣聽其所爲則不知憂患之爲憂患而自然安焉豈惟憂患哉處富貴亦然是以得失不患也世之人皆有所顧故皆有所慕有所

畏畏慕交於中比其臨財則義不明臨陣則戰不力而不思夫窮達得喪死生禍福莫非命也又何必臨事皇皇然計其美惡而就避哉祇足以亂方寸焉耳

公餘日錄曰正德丙子繇江南赴浙江晚泊驛亭見壁間大書云南船順水還順風高帆疾過如飛鴻北船逆風還逆水百丈牽江纔數里南船麾手謝北船不必斷腸南風前自緣行也有南北未必天心偏順逆明朝南風換北風北船卻與南船同味其味有安土樂天之語第不知作於何時何人也舊嘗聞有莫道南風常向北北風也有向南時之句豈亦本此意也與

何孟春曰天下事小者易爲而大者常力之所不及人有談笑揮霍處大事如小者矣然世不可多得故春嘗占於人之言大言之無功不如小言之有實而無媿嘗占於人之職任大任于其身而尸素焉不如小任于其身之能舉職也嗟夫人能不甘大言是爲審己量力不覬覦大職是爲安分世之人使盡如是行掩其言德浮其職天下其有不治乎

昔我孔子始任同會計主牛羊不以爲卑孟軻氏謂孔子爲貧而仕春曰非也孔子至聖也不卑是任蓋將以教天下後世耳天下後世寧復有孔子而委吏乘田之任則人往往羞之何哉世之人有不安畎畝者於此宜少自思矣

陸公平泉曰東坡偕子由齊安道中就市食胡餅粉甚白東坡連盡數餅顧子由曰尙須口耶客有以仕宦連蹇罷歸不自釋者余慰之曰凡仕宦所歷如飲食精粗美惡忽然過口至於果腹同歸一飽何暇追計客謂此東坡齊安道中未發之意

陸公平泉曰人之有生也一歲至十歲以上爲身計二十至三十以上爲家計三十至四十以上爲子孫計五十至六十以上爲老計六十至七十以上爲死計中間營營擾擾或追憶其既往或逆料其將來外則苦其身以事勞擾內則苦其心以密思慮用以爲周身之防善後之策者總之曰勞生然或計未周而生先盡慮未及而形難留譬之夸父逐日務奔鶩而不止藏穀求羊多岐路而終亡

劉仕義曰邵康節詩安分身無辱知幾心自閑雖居人世上卻是出人間世之人不量己而動者誦此可以省矣

劉仕義曰予嘗自憶一身備有三窮用世頗殷乃窮於遇待人頗恕乃窮於交反身頗嚴乃窮於行噫嘻胡爲乎然哉又嘗自憶一身有三拙謔戲無能是爲口拙博奕無能是爲手拙機變無能是爲心拙噫嘻胡爲乎然哉又嘗自憶一身備有三懶跋涉良健顧懶於出誦讀良勤顧懶於言探索良深顧懶於文噫嘻胡爲乎然哉雖然太史公曰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是窮未嘗無益於人也吾當以是而自勵矣周濂溪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是拙未嘗無益於人也吾當以是而自信矣蘇東坡曰達似放靜似懶是懶未嘗無益於人也吾當以是而自考矣

劉仕義曰耕牛乃無宿食倉鼠而有餘粮燕寢于梁初無周身之防而人爲之綢繆牖戶雀四顧而避人乃懸命于黏竿之上物理如此人情可知矣許魯齋曰世間巧拙俱相半不許區區智力爭薛文清公謂此

言宜念誠所宜念也

袁了凡曰世間一切事惟心所造一毫機械藏于胸中則心術壞矣靜觀世人凡舞機御物者其後必不昌往往得奇禍上天之所惡者莫甚于此此灌園老人所以辭子貢而寧處于拙也

晉陽之人商于燕市五乘俱發百貨畢具其爲利也先至十之次者倍之子車氏謀曰東道遠若右出也捷十之三又引于南適黃河之冰解信宿而不得渡泣而還諸故途子詭氏紿其徒曰逆旅主人待我于武安之閭驅而左計其程捷十之三時烽火報警徵發材官有司奪其車以爲兵車而頓其貨于逆旅子嬌氏恐二氏之先也褁餱而食戴星而行盜掎諸井陘之衢盡掠其所將扶而傷其足子棘氏從子嬌氏之後以其日行追其宵行盡馬之力而箠不停揮也馬佚斷鞅車覆而折軸求澤木以易之旬日而不得子徐氏與四人者發也尾諸周行僕輿必堅輪轂必擇求馬之良者飽以芻牧相其銜轡而調其緩急之宜日出亦出日入亦入獨先他乘而至售其貨直倍蓰其僕曰夫賈以爭先爲

利者也今衆捷不捷衆馳不馳卒免患而多獲子巧乎有道耶子徐氏曰然拙固能全巧則否矣善市者不收人之所爭善行者不趨人之所鶩此吾十試而十効者也且子獨不聞乎工以速成而窳農以助長而困士以躁進而危豈惟賈也然乎哉

長洲王絗應弘治己酉應天鄉試有聲舉於蘇者久未得故售最廉諸生奚純聞之約絗共圖絗是夕夢純中名次中後其父死妻死妻之父死餓而純亦死覺祕而不言但辭以家貧莫辦純怒詈其薄福坐失機會已而純中名次皆符而四死又皆符命之不可倖也如此

張全山官學職年八十有六有少容陳泰巖談其爲人甚可法官雖小若以爲貴家雖貧若以爲富年老生一子且幼若以爲衆且壯也欣然無憂戚之色且不形之議論眞實做自家事宜其壽也因憶全山對徐存齋曰彼蒼報施决不差爽然則全山德壽其亦有由致與

漳浦唐文燦以試中書舍人中制科當家食時嘗移宅左土地祠于右偏一日齋頭獨坐忽皎髮老者柱杖闖入呼唐號語之曰鐙江吾向未

知爾前程事今乃知之爾官不過某省僉事而漫移我數十年故居耶
唐方錯愕顧盼間遂失所在既登第以員外出爲雲南僉事或笑謂頗
懟土地老子之言乎或曰此非神其告當無害任三年爲巡按所糾謫
推官復由部郎轉西僉事入境欲辭歸適總制吳南洲以同里閈固要
之履任今歲大察坐臺省交劾除名唐官竟止僉事神報之矣
永康周實夫名文光爲舉人時與予南雄會友也嘗語余曰人不但窮
通得喪有數雖一衣一食亦有預數定焉吾家住縣中門有小樓諸生
肄業其上一夕夢一鄉間士友來訪予乃戴小塵垢冬帽出見各啜粥
兩盂而去時夏月且巾而不帽而吾鄉客至絕無啜粥者晨醒方與室
人道此夢婢子報云某舉人在外相訪已坐學生樓上矣吾遽披衣起
盥櫛取所戴馬尾巾不獲再三覓之竟不見室人偶在架上拾一舊紵
絲帽乃笑覆吾首推門而出吾與此友且笑且評乃曰斯固異矣然啜
粥與否在我夢其如之何因命庖人必煮肉炊飯不意此友之兄繫獄
患病屬其弟邀吾同見縣尹求保放時尹正欲出外公幹其兄使人絡

繹催請甚急吾最怕空腹曉行連呼酒飯不就口而此友立促趨赶間諸生有粥在缶乃笑而請曰此友粥姑啜之以應夢何如吾二人各啜兩盂而去賓夫之言如此嗚呼一巾帽粥飯尙有定數況其他乎今人爭名于朝爭利于市蠅營狗苟至老死而不知止者徒自苦耳何益之有哉

嘉靖戊子孟秋予初學筮法揲之得未濟之九四曰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至辛卯應天鄉試予果中式蓋有賞于三年也其應如此辛丑赴試南宮放榜前一日宿友人唐新洲寓新洲命筮之得大畜之卦辭曰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明日果中榜初授戶部山東司郎中此食祿于朝不家食也鑒而改南部驗封猶京官也久之轉江西布政使司左議參此非涉大川乎然則一筮之間而一生功名昭然如指諸掌矣其應如此時新洲徵醮命予代筮得坎六四曰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以徵醮故曰二用後官某科給事中言路也故曰納約自牖其應如此甲辰予欲改南曹筮之不許予復筮得巽之九五

曰貞吉悔亡無不利無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註云先庚三日丁也後庚三日癸也果以丁未轉文選郎中癸丑遷江西參議其應又如此由是觀之人生陶于陰陽鑄于造化事有定數理可前知雖官之崇卑地之內外時之先後皆不爽毫髮如此其誰能易之也世之人方且憧憧于取舍好惡之間營營于利害得失之際徒役心神于理竟何益耶故君子之學惟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

顧公九思嘗言居官者巧不如拙速不如遲進不如退自稱三如道人

某級匠夜夢神語之曰明日有一五品大夫倩汝作藍衫可往也匠明日卻諸召者待于家少選楊怙號丹泉者方入泮召作衫匠往卽陳其夢不數年楊舉進士且有才華殊不以夢爲意選爲某州知州入爲工副郎陞僉憲薦剡且疊上不日少參垂手得矣偶忤一貴公貴公入任吏部謫知州仍入爲刑部至正郎竟卒終身不脫五品官祿俱前定神特以其顛倒不脫五品示靈異耳人亦何必以升沉置胸中也

南城李夢林篤行君子也嘗夢至一所庭下而石榴樹下獲錢一窖凡

千緡自念平生無妄想何從有此未幾載尋思招延家塾訓諸子歲俸百緡入齋見庭下二石榴樹宛然夢中所見凡十年而辭訓所得果千緡嗚呼館俸一細故耳且前定有數況富貴利達所係尤大于此者乎

朱以功曰范純仁忤章惇坐貶戒子弟安命無得怨惇及舟壞衣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所為此一語足破除無限怨尤人能廣此識量豈不心逸日休無入而不自得也

又曰物之成敗有時皆所定之數使然非人之所能與也鬼神體物不遺每於成敗間窺之若韓魏公碎玉盞而不罪吏一事亦可謂能與鬼神合吉凶者矣若明知其誤失而又有誅求之意便是與鬼神相反尤人所以尤鬼神也人惟不明此理故每與造化相忤而不自覺矣

又曰人生榮枯得喪猶之花落花開開者亦有落時落者亦有開時何咨嗟羨慕之為

又曰人不可懷過分之望不可出過分之言不可為過分之事人或過分天必戮之

又曰開有二人同登山者一人行常在後卒先至而不勞一人行常在前卒後至而勞瘦因問曰汝何能爾耶曰我無頂上心故爾此語深可繹思

張時徹曰梅墟里人濱江而居什九皆漁也戴星而出施罛設罾鳴榔上下既得魚則以易酒米蕩槳謳歌而歸暴網罟于籬間舉酒相屬嬉嬉如也一日里之人有漁于海者巨艦若雲順風揚帆擊鐘鼓而至得魚以千石算其金可數百焉江漁相與謀曰吾日中所得宵而罄之靡有留儲彼其一舉遂當中人之產盍往從之則相與舍其業而業焉乃治什器載糗糧渡三山出海門放乎東溟之洋洪濤蔽日白浪舂天四方上下不可省識江漢方神沮色喪涕泣而號曰奈何至是乎已而風潮益厲舟駛若飛驚波怒珠蕩胸而觸檣江漁益悸怖欲死伏匿舟底喘不能屬也而海漁方且布網挐鉤取魚若儲之須臾風止舟停江漁甦而怨海漁曰我若非人若奈何以人命戲乎頤之不請則相與葬于黿鼉之腹矣歸而戒其妻子曰即貧必無改業矣已而海漁益致高貲

而漁於海不已舟行遇颶其父死焉其子繼之其孫又繼之而江漁之族益蕃

張公時徹曰東海有二鳥其一類鶩奔水上營營也不問水腐泥沙其有物也必盡索之而啖矣跂行啄之弗息也其名曰謾畫其一類鵠色正蒼而喙長凝立水際若蟄繫者然魚過其下則取之終日無魚亦終日不易也其名曰信天緣一勞而一不勞一能而一不能不相同也然謾畫不加飽而信天緣不加飢謾畫不加肥而信天緣不加瘠則何以是營營者爲哉今之人極力而營其私是謾畫之類也安分以養其生是信天緣之類也自君子視之將孰爲得失哉

王世貞曰每嘆嵇山琴夏侯色令千古他人覽之猶爲不堪況其身乎

與陶徵士自祭預輓皆超脫人累默契禪宗得蘊空解詎無心忍者陶云但恨在生時飲酒永得足此非牽障語第乘諕去耳孔文舉生存何所慮長寢萬事畢歐陽堅石窮達有定分慷慨復何欲石季倫天下殺英雄卿亦何爲爾潘安仁俊士塡溝壑餘波來及人謝靈運邂逅竟幾

何修短非所愍符朗冥心乘機暢未覺有終始元縝之何以明其郎將
解七尺身皆能驅使人雅以豁至怖便未眞得猶足過人若乃息夫絕
命于玄雲蔚宗推醜于一丘可謂利口則吾誰欺

戒庵曰張文饒云處心不可着着則偏作事不可盡盡則窮先天之學
正是此二語天之道也愚謂邵子詩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講寒則心不
着矣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開到半開時則事不盡矣

又曰余嘗以諺語順天而行隨時而過逢塲作戲見景生情四句爲養
身法塵世如海人心如淵往事如夢前程如漆四句爲寬胃方

徐文貞公曰凡人富貴貧賤皆有命在所以說富貴在天又說行止非
人所能爲吾輩今日只該在自家身上着力其餘都只聽其自至不可
妄求求得時且無論失己不失己其實原是命裏合有非別有轉移造
化之術求不得時卻徒爲失己也

翟海槎自嘆曰人生七十古稀有處世誰能得長久光陰恰似過隙駒
綠鬢看看成白首積金皆過斗是閒幾人買斷鬼門關不見歌舞送樽

酒徒廢鉛汞燒金丹白日飛昇無此理畢竟有生還有死眼前富貴一杯棋身後功名紙半張古稱彭祖壽最多八百歲後還如何勸君有酒舞且歌窮通壽夭皆由他

張居正曰宦海茫茫萍踪遇值或順而交合或逆而相撞亦適然耳久之皆成烏有矣何足爲欣戚乎君子履信思乎順平心率物而已其于世有合與否命也

馮公琦曰善必降祥仁必有後此天道可信者也天既可信吾復何患如作善必降祥仁人不必有後則天道不可信天且難信雖患何爲

于慎行曰侯景之亂建康士民逃難四出太子洗馬高允至京口端居不行曰死生有命如何逃禍之所來皆生于利苟不求利禍從何生此名言也世人若不求利即無害若不求福即無禍何也有利則有害有福則有禍也有利而無害者無心于利者也有福而無禍者無心于求福者也禍福利害之際惟無心爲可也

或問於嚴君平曰壽夭禍福可前知乎曰可曰夭可使壽貧可使富賤

可使貴乎曰不可文帝不能富鄧通貧安可使富也武帝不能侯李廣賤安可使貴也良醫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夭安可使壽也然則子之爲人卜也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弟言依于悌與人臣言依于忠抑又何也曰良農不以水旱廢耕良賈不以折閱廢市是故積學修行能爲可貴而不能必貴也然而貴常在我矣生勤而嗇施能爲可富而不能必富也然而富常在我矣是故君子而貧賤命也使其爲小人昏夜乞哀猶然貧賤也幸而爲君子則自取也小人而富貴亦命也使其爲君子秉義持禮猶然富貴也不幸而小人則亦其自取也

郭子玄註莊子有云寄去不樂者寄來則荒矣此言非深於體道者不能主人寂而能感大公順應亦只是識得寄字識者得是寄則知寄有去來而我本無去來去有悲來有樂而心本無悲樂往見一人落魄無歸每以飲爲樂一罷酒則長嘆若病又見一人自幼好賭萬金揮盡不得已謝大博徒從羣小博一日無博徒輒百方致之二者人知笑之而不知此特其淺之乎寄者若夫貴臣之溺志于權位也達官之銳情乎

經畫也才士之覃思乎篇什也終其身不知其爲寄也靜言思之其寄彌深其累彌大得之則喜失之則悲有異乎酗夫之于麴蘖博徒之于賭賽乎予中年來似于寄之去來頗知一二但其下手處似與郭言先後稍異卽如官之榮辱必先見得他人榮者與我了無欣羡一旦偶被之躬于我若無干涉先生此心一遇退辱便如故境易起又如日用飲食懽合之事適覺得倘然應迹嘗來無味便好塊然獨坐無悶蓋從不荒處下手有巴鼻不樂處自然得無也曾爲醒樂翁賦詩云定須美酒始足樂但醒卽到愁城邊意正如此要之理無二致各于入頭有先後耳

越之田種稻有惰農者過時不耕而又吝其種之費也乃樹稗焉旣而天久不雨稻皆槁死而稗則大穫惰農號于衆曰曷不爲我而樹稗乎越之人業農有游手而遨者父兄惡而逐之旣而海上多寇其人應募爲兵得厚餉而官府之徵斂踵至農日以益困其人歸父兄不復敢言鄉之人聚而謀曰種稻乎抑樹稗乎業農乎抑業兵乎長老應之曰人

難違時時難咎業此非種稻與爲農之失計也所遇則然也昔人有天晴而學爲桔槔者桔槔成而天雨所無用之乃徙而爲蓋蓋成而天晴無所用之此非蓋與桔槔之失計也所遇則然也古有言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不惟其遇之安也而數徙其業鮮不困矣

趙人有業儒而貧者見吏之多貨也從而吏遇物則攫之無何法坐削籍而歸又見賈之厚殖也又從而賈積販航海舟破于旗門之洋騎敗檣以友于浮苴僅以身免乃扣卜于靈丘先生曰若儒與吏與賈我則重其懲矣外此孰可以資身而無患者乎靈丘先生問其故乃告之曰是不必卜昔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子好學其一子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納之爲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爲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于貧羨施之所有也從而請趨進入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者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而攝乎

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于他國爲吾之患不輕矣遂刖之而還諸魯孟氏之父子叩胸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今子之所遇亦孟氏之二子也而非儒與吏與賈之謬也又何卜焉

汪道昆曰天官簿上計吏罷二千石以上若干人二三大夫坐驟進見大夫有民譽人以爲蓄余曰大夫何蓄驟進蓄也不觀場師之樹檟乎踰年而殖十年而拱百年而高十尋朝樹而暮拱焉此不祥木也人有斗酒一舉而醻其能仕者幾何藉第令徐徐不終日而盡矣已則不任人則以爲不祥惡用驟也大夫春秋盛矣且方以才得民使其待日至而與量己而後進高伍將焉避之彼顧皇皇於日暮之間而趣世以幸其捷是自爲蓄也乃今簿責所急者非墨耶竊鉤者誅竊國者侯大墨起矣今之以墨見察者竊鉤者也大夫之多譽謂其無竊鉤耳務進而不軌于正是竊國之類也在王者無赦又何蓄焉或謂世以拘格論士

非所以遇異材使果材耶驟可也惡用格哉余嘗聞用人如用兵其法一也五步則止五伐則止非司馬之揖讓乎不恭命者有刑而後可以無敵法也李陵簡師深入不旋踵而困匈奴非法矣今之繇步伐者不爲不多而猶將廢格是將爲陵之師耶抑三代之師耶

往行 闕

安命

前言

王達曰蝸涎不滿殼卽足以自濡升高不知疲竟作粘壁枯東坡此言深足爲知進不知退者之戒夫人事之役役也計謀之僥僥也人皆以人事可以致富貴計謀可以致功名殊不知一作一輟有物宰之爲之而成者非其能也命之至也爲之而不成者多乎造物無言也人不可惑其聽造物無形也人不可瀆其公世之人役役僥僥於百年之間無頃刻之自安者不亦深可哀耶不足以爲造物撓深足以爲造物矣

古穰先生曰鄒來學由戶部郎中改通政司參議而不以爲美謂此官

何足爲榮予謂來學誤矣才有餘而位不足公論以爲虧此是好消息或才不足而得高位公論以爲非此非好消息來學聞之遂悔謝自後歷顯職而愈覺斯言有驗

薛文清公曰事來只順應之不可無故而先生事端又曰事往之非者不可拈起說

又曰行有不得于外皆當反求諸己者無盡善而猶有不得者當安于命而已

又曰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灑落自在常人纔與人不合卽尤人纔不得于天卽怨天其心忿忮勞擾無一時寧泰與聖人之心何啻霄壤

又曰事已往不追最妙

又曰修德行義之外當一聽于天計較利達日夜思慮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必遂徒自勞擾祇見其不知命也

祝允明曰爲文作字初無意于佳乃佳凡事皆然不但文字也

何孟春曰世之貪者每爲財苦而廉者心休休也狼貪豹不足有餘漫天晝之忙與春鋤之閒何如哉

又曰濂溪拙賦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此卽書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之義也德無所事乎巧巧則未有不僞者誠僞之間誰其能掩翠豐有言凡傷巧則可悔之事多傷拙則可悔之事少吾求寡悔焉耳

又曰陳無己九月詩人事自生今日異寒花秖作去年香鄭谷十日菊詩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陳詩於菊無誇而鄭詩無貶人之視菊直係時焉耳當其時則重之而非爲其有所加過其時則否而非爲其有所損也噫亦可嘆耳東坡小詞萬事到頭都是夢明日黃花蝶也愁達者處世盡於是求之其心休休何愁之有

又曰僧寶傳載懷公提昌語曰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雁無遺跡之意水無流影之心東坡詩人到處知何似還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爪指鴻飛那復記東西讀者誠思向來陳跡可爲一慨世事轉頭尚足問

耶

又曰人事盡而聽天理猶耕墾有常勤豐歉所不可必也不先盡人事者是舍其田而弗芸也不安於靜聽者是揠苗而助之長也孔子進之禮退之義非盡人事與得之不得曰有命非聽天理歟

又曰夏后氏孔甲田於東陽負山天大風晦冥孔甲入於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後來見良田也子之必大吉或曰不勝也子之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爲子子誰敢殃之子長成幕動拆撩斧斫斬其足遂爲守門者漢鄧通得幸于文帝賞賜巨萬以十數有相通者曰當貧餓死帝曰能富通者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及帝卒景帝之世通家居人告通私出徼外錢下吏盡沒入之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嗟夫富貴在天人其能違天乎人之可恃莫如天子而天子不能回人之所無以爲有觀于二事世之齷齪者可以息妄求過覬之心也

董其昌曰古之以神道設教者若易象若筮疇其于吉凶禍福之故詳

哉言之矣乃一切委之于理而不聞有命之說何也皆爲立命者也然立命之道非可概語而吉凶禍福之應又有參錯不齊而莫可究詰其由來者則世之人以爲天竟不可信理竟不可憑而各竭其私智巧力以爲趨避之計孔孟有憂之于是有知命俟命立命之論其濟易範之窮乎且曷言乎知命俟命立命也語曰珠玉在肆觀者不取一兔在野衆競逐之定與未定也物之定者莫如命彼其大塊爲冶陰陽爲罏同焉皆得雜爾密移豐之非亭育之私嗇之匪虔劉之志此分一定有鬼神之所無奈何者而世之人內迷于情欲則求勝于命外眩于感遇則求勝于命卒之命不可勝而徒役役然爲犯敎傷義之人何益焉故聖人示以知命知者信也信其本定而一舉念不敢與命爭也然昔之言知命若養形之人方之逃雨怨誹之士等諸落葉彼但可以息躁競之心未能免尤悔之累乃聖人又進之以行法迪之以修身若良農待歲良賈待價非但委運于天一無所事事而已此俟命者也若乃聖人之立命者不然朕兆未分安有理數五行不立安有吉凶宇宙在手陰陽

爲柄則有先天而弗違贊化之不及者而豈爲命之所制乎夫命不足以制之則不言命可也而曰知命曰俟命曰道之興廢有命而若不能以自主者何也曰爲中人設也爲中人設而恐其不吾信故聖人亦惜命以自解孔之窮顏之夭堯舜之子不肖五百餘歲之不復生聖王皆以命概之若曰命之爲權非獨衆人不能挽雖聖人亦無所施其力也豈惟聖人不能奪雖天亦不能自知其命何也則安可不知且俟也或曰信如孔顏之遇則立命者獨不制于命耶曰不然夫易三百六十四爻皆反凶爲吉也何嘗聽命也若夫彭殤齊壽窮通等觀遠者能之而況聖人乎聖人之所謂吉凶禍福者與世俗異顏以仁壽孔以道王雖要諸千載而終能齊造化不齊之數故曰立命也李鄴侯有言君相造命不言命夫使聖人而言命則孔子轍環七十二邦可謂不知止使君相而言命則堯之儆湯之禱尹之任其爲衡命者耶

劉曰孳曰命可知乎理與數參而命行焉適然遇之以爲通爲塞而人不得尸也遂強而名之曰天之權而天亦不得尸也吉凶悔吝若循環

而命乃數相之如斗之樞權之衡也何以明其言夫機智勇辯是不智者所挾以與命爭衡者也然或拙速而巧者遲知困而愚者通勇負而怯者勝辯屈而訥者伸此必有所主張根柢于其間者孟子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斯善言矣假令夫人而皆見及此卽機智勇辯可以盡黜不用而游意于若休若浮之境衆人仆而我獨立衆人馳而我且俟直將以造化爲蜻蜡天下豈鮮立命之聖人哉然貿若狂者則不知命之過也蓍草可爲占而朽甲可以爲卜物固有先見矣豈以人之聰爲弗如哉無心者觀物而有欲者不明焉自古言之矣匹夫匹婦益亦有指引天命者然計窮而曲自慰藉困鬱而鳴其不平此非眞能知者也不眞知則生將迎將迎而不化則生轇轕又不已則生怨尤直以造化爲可釣物爲主我爲客鮮不遷矣物爲重我爲輕鮮不仆矣衡命刑戮之民接踵于世而終不悟亦足悲也夫惟聖人玄覽在聲臭之先而神明在知識之外知物爲幻化我爲眞宰其行也爲攖寧其止也爲葆光其貞遇也爲居易而俟來也如石火其貞去也如浮雲歷元會而吾之不

刊不磨者自植立于宇宙夫是之謂俟命夫是之謂立命夫是之謂知
天之[illegible]夫鏡非求人而照之也洞然空虛隨象而賦以俟乎人之自來
妍媸畢見而鏡之明[illegible]無損吾視其洞然空虛者不還也世儒之所稱爲
悔吝爲吉凶可端而笑者夫亦貌[illegible]之妍媸而已聖以吾心爲鑑以遇爲
客形故物感而我俟我不與之俱還物行而我立我不與之俱馳彼以
世變爲江河而我鎭之彼以造化爲桎梏而我忘之惟至于忘是曰至
人故曰聖人先天而天不違知之至也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斯難言
之矣學至于知天即堯舜孔子何殊哉二命當其隆玄聖値其否天固
有定不定乃其立命一也宋儒謂聖人以仁合天以義立命而宇宙在
其手其然乎

陶望齡曰古今之言命者多矣吾以爲莫核于孟氏之一言曰莫之致
而至者命也蓋我之所有者聰明智慮也物之所攖者得失順逆也奚
根奚柢而有聰明智慮奚予奚奪而有得失順逆我但不得與誰爲與
者我且不得知誰爲知者求其根柢予奪竟不可得遂強委之曰是殆

有眞根柢孑奪之者與若上之令下而東西南北不得不從蓋就其藐冥無所司主以號之爲天爲命非以天司命也然物有往復而我之聽明智慮無去來役者不居行者不立云云者無所待故物馳而我居物行而我立物感而我俟內外之分賓主之形可坐知矣是故智覽聲臭之初明照覩聞之外之謂知守常然而獨往任衆象而自賦之謂俟卽晷刻而坐列元會變混闢而不磨一眞之謂立知我無煩之謂居易知我無懷之謂修身不知者物來則迎物去則隨道徹而不得頃日之息知則役隸而驅走之耳而我居矣不知者物以強觸之遽仆物以重加之遽壓與俱流遁與俱偃仰知則玩其潛躍飛伏耳而我立矣居俟其馳立俟其行既至矣莫識其所以致夫莫之致則莫之知然則所謂知命者殆亦知其不可知者耶噫不知之知至矣哉

往行

湯公沐嘗觀政戶部未一月卽有太倉協助儲計之委時四月終也是年八月開選三甲進士吏部取至三十三人公名次在二十三當在選

列吏部所取止於各衙門門籍內查照緣戶部門籍註公差故不反取公亦不及知後二日有同事太倉自部回者方云取選名數若干公即矍然何爲其不及也盍往詢之至文選司見正郎王廷相具告云云彼問曰公要選否公應之曰銓選之事先生衙門有條格非生所得要否者第以近差城中例非遠出恐他日有規避外選之嫌故來告明仍赴委地耳王云少待堂稟之時冢宰屠公朝宗少宰似公大器在位少頃王出語曰老先生有命明午當來看榜既退因思諸仝年取及三日皆有事堂審公且不及見何爲其就選也心猶疑之明日會諸仝年於宗人府各不知公昨日事也駭曰胡爲來哉因以具告衆知外選多且咻之曰吾輩取及無奈耳胡爲其自投此網也至午揭榜公得崇德次日謝恩後公與會稽楊宗謙谿吳興張汝賢唯有事赴部堂屠似二老問曰誰爲湯進士昨來稟足見有見識若該外補雖延十年亦不免早選早取何爲其不可也亟以好稱之退乃知公不及審而選者與之之意也非外之也時同年華文光在翰林作贈行文亦載公此事每遇鄉里

進士有該外選者輒舉前事以告之
江公潮字天信貴溪人以解元登弘治己未進士初知壽州會浙江人比士遣使來聘公爲主試官公曰以吾拮据視一郡猶日昃不遑安得曠而職爲人從博士家取代庖之訊耶因投書謝不赴時論高之
陳良謨字中夫安吉州人爲諸生時有聲精于易屬鄉試安吉廖守奇公材而謂歸安武令當入參試事治易也以束帛俾公贄武令公固謝弗肯往已武令果參試薦公預鄉書中廖怡得公弗往狀不釋至是乃服曰吾不如陳生遠甚然武相渠能識汗血哉公舉進士八年始得工部主事時且給事御史選謂少需之公趣之官改刑部復乞南爲祠部歷官參政致仕
陸平翁中會元方在京其父與太守王公華討船送家眷入京王公差人去問何等冠服答云青衣小帽王公云既如此不必相見但臨行時可報我既行報之王公聞尚遂初服亦不引見但饋送封君冬米一石
顧南野者有四子其長者力穡供養而叔氏即憲成與其季允成游于

邑庠有聲守令賢重之謂顧翁素長者能父將致而襲之冠帶顧翁謂

憲成曰吾買人子何所損益于世以爾曹故而使名姓墮長官耳乃又

分孺子餘黗加閭里乎趨謝病休矣

安貧

前言

陳師曰學者能甘貧便能改過于此處用力亦殊有工夫檢嘿身心行

善樂義固不只一端然能甘貧則凡一切浮雲外物俱不足爲累矣能

改過則可以日新而進于善矣大抵過失之生多于不能安貧中來貧

而能安過亦可少

蔡清寄李宗一書曰儒者致用尚欲經理一世康濟羣生而今數口之

家生計乃常不辦至數數仰資他人貽憂父母才之疎劣于此亦可自

考雖然此士之常也清亦常有自解之法卽今臥處自題云命好德不

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回任窮夭非敢以德自居也用以自勗

以見貧之外又有在所當念者爾

黄省曾曰仁義之門無金玉金玉之門無仁義仁義者儒之德也金玉者富之物也儒則不富富則不儒古今不易之勢也是故貧者士之常也既曰儒矣無不終窶且貧者也孔氏儒之宗矩也而飯水曲肱樂在其中者樂仁義也後之口詩書而心賄幣談仁義而履商賈儒云乎哉詩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世儒之謂也

張時徹曰窶人有寢而夢得錢者輒屈指而籌之若干緡買宅若干緡券田若干緡納小妻終夜展轉而不寐其妻詰之而得故泣曰窶甚矣方得錢也不以生息而遽買小妻獨不念相與共糟糠耶喧鬨不已隣人聞而讓之曰子寧人乎吾憫汝之困朝夕以相濟也得錢而不以酬宿負已又聞之閭胥閭胥曰是則逋公稅而不償者也幸而得錢尚不即輸官乎乃縶而詣縣請法之邑大夫審其爲夢也曰汝爲敝民矣夫夢錢也而遽議逞其所欲如誠得錢也則將何以娱其心志哉乃杖而遣之玄冥子曰今之不爲窶人者蓋寡矣方其伏草莽而困于百需也朵頭于富羨者久矣一旦脱跡編萌而階尺寸之柄遽擬王侯之尊貴

而欲淫縱耳目之娛曾不計名位之久近與祿奉之多寡也亦何異於夢錢而妄籌者哉

往行

解學士縉官詞苑食天廚未至于屢空也第水旱頻仍歲遭荒歉每甘貧而歠粥焉一日有感詩云水旱連年稻不收至今黄粥未曾稠人言筋插東西倒我道匙挑兩岸流捧出堂前風起浪將來庭下月沉鉤早間不用青銅照眉目分明在裏頭彼不識歲之凶荒而惟欲飽食終日者可以省矣

魯希文幼舉動異常兒稍長肄學邑庠攻苦食淡篤志經史雖初寒盛暑不少休息嘗書人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之語于座右毅然以清操自勵

王琦字文進錢塘人永樂鄉貢試禮部副榜授汝州學政擢監察御史以學行老成稱陞山西按察司僉事錫璽書提督學校士風丕變改四川不樂乞致仕歸年五十琦以清介自持在官門無私謁平生不治生

產居間陶如也値歲大侵無以爲朝夕冬日暮大寒日僵卧不能出門
戶于䝴非故舊拒不受即故舊至數即卻之有唁之曰當路甚重公舉
一言何所不濟而乃自苦如此琦曰吾求無所愧于心耳無所愧雖飢
寒無不榮也何唁之有竟以飢寒卒杭守胡濬聞而弔之告布按二司
爲奉祠琦於杭學鄉賢祠

宗公臣跋高文義公與顧氏手帖曰嗟乎此文義爲其兄弟丐塾師于
顧氏帖也當是時公盖侍讀貴顯矣乃不能庇一兄弟顧從村中子弟
丐糈哉而公之言曰歲不有秋嗟乎即歲不有秋奈何用一貴人兄弟
吾覩世人見其兄弟稍稍貴顯輒乘堅策肥千金裘馬日以意氣凌其
鄉人其鄉之人卽素與游者美飲食以召之猶懼不往也乃顧肯從村
中子弟丐糈哉無論公賢卽公之兄弟不媿公矣而邑父老至謂公是
時盖親作贄傳於村中云其歲時伏臘而謁之家其主人輒攜雞米稻
秫以歸之公亦受其雞米稻秫以歸而不辭也嗟嗟公爲天子之貴臣
使稍稍念其餓而頻謁其有司卽有司孰不唯唯共命者乃公寧丐雞

米稻積于村中子弟而不有司謁也斯古人所難也是時公蓋奉其母
夫人諱以歸且一年矣而顧公兄弟又素與之游乃不一謁公公之詩
曰芙蓉秋水隔□溪蓋言近也近而不謁又素與之游無論公及公之
兄弟賢卽顧公者可少哉
呂文懿公原少貧苦力學知府黃懋閱秀水諸生卷中有文取奇者學
官對曰此邑里中呂生文也呂生貧不能補弟子員學官致家塾教弟
子懋輒嘆郡中乃有文士如呂生遺草萊中乎急召公見公入見衣藍
縷甚試之舉業詞理皆勝問之經史輒能默誦懋益驚異與之新衣謝
不受會理葺黌舍與之餘材又謝不受懋曰生家貧鬻此且得善價又
謝不能太守益奇之是時太守得輒補諸生懋卽遣公入學是秋發解
浙江第一明年第進士入翰林
吳康齋累辟不就四方之士不納贄見之儀自食其力不苟取與後以
石亨之薦英廟特遣行人曹隆禮聘至京授以春坊諭德不受而還卒
于家議者或少其無所著述或譏受知權臣不知聖人之教何俟于言

語文字之末石亨之薦尤足以驗秉彝好德之心及其屢疏求退不受官祿若有逆知亨之必敗則其見幾明決尤足多者居鄉動必以禮或誚其迂僻先生不少變于俗每省親太學粗衣敝履人莫識爲司成之子今康齋沒未百年而子孫貧無寸土其家世淸白不事產業卽此一節亦足以廉貪立懦其功誠不可泯也

胡敬齋簞食瓢飲處之泰然其家食稍有餘隣里有假無不應不能償亦不較以此良窘人或爲之籌先生曰吾何暇爲此汲汲焉故其詩曰終日觀書聖賢在目終日言談不及利祿若使孫穉弗生何愁四穀不熟

羅文毅公以疏劾李公賢奪情忤旨落職提舉泉州市舶明年商文毅入相召復原官尋改南京聞白沙陳先生緒論慕之以疾辭歸時與往來居金牛山山有洞名曰太玄結茅以居取給于隴畝往來共樵牧受徒講學常欲效古置義田贍族或助之堂食錢弗受一日訪友値嚴寒衣單縷凍不可忍入其書室擁衾而坐友人知解衣衣之行遇乞人僵

于途輒解以覆之去公素清儉自粗服外絲帛之衣未嘗入體歿無斂襲具乃取檄幃以斂門人方宛輩解衣以襲友人羅竣極助以棺嗣子迎柩歸隨而悼祭者數千餘人四方赴弔者三載不絕公居金牛山客晨至留具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旁舍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爲意提舉泉州時官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欺以乏告卽放遣之不復問山中結茅以居取給于隴畝往來共樵牧若無意于世者時或作爲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而人亦莫之知也

胡九韶金谿人家甚貧課兒力耕僅給每日晡焚香九頓謝天一日清福其老妻嘗笑之曰一日三餐薄粥何名爲福九韶曰吾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此非清福而何布衣沈鑾者字文昭能記覽博洽而放言自廢人目爲沈落魄或問今之有學問者多貧賤無福何也文昭曰有學問便是福予問與坐客談此因舉明道先生他人喫飯都是從脊梁過某兄弟喫飯卻入肚裏坐客未解予曰此所謂一日三飡薄粥清福也九韶故常從吳聘君學易

陳白沙初年甚窶嘗貸粟于鄉人都御史鄧廷瓚撫有司月致米一石歲致人夫二名卻之以詩云孤山鶴啄孤山月不要諸司費俸錢行人左輔出使外夷以其師意致白金三十星亦拒而不受

侍御會稽董公頤齋宦遊十餘年貧不能治產始卒業大學家無僮僕其妻淑人亦侍御史女也躬執炊爨常乏薪拾穢遺暴而爇之仲子中峯公屺年二十三登弘治乙丑會元及第猶與共寢始婚巹飲之夕雞鳴猶在側屢遣乃去自編修至少宰負謗歸清苦猶父晨夜治蔬粥躬奉太淑人甘之色澤日腴華亭徐相公以門生入謁設饌魚蔬淡薄盛以大盂黑白相錯萬石滌牏之風首陽茹薇之節可照千古矣

張羅峯既拜相偶語人曰我做舉人時有病要尋兩個紅棗合藥自晉門尋至應家橋俱無有今乃人人侈用一變至此誠不可不反正還淳

殷文莊公初登鄉書以外艱未即偕計吏上乃授弟子閭里中不給薪水又恥稱貸往往歲旦鬻楷書春帖大夫人剪綵爲花勝蒼頭入市賣以供酒醴其甘貧如此

唐荆川公少時卽厭華靡任宜人衣以鮮衣赧然不能出門衣亦輒污其後雖貴未嘗自製一紵衣也創籍居家惟著一青夏布直裰中履十餘年往來鄉郭乘一小舟低首側足盤膝以坐見者不知其爲公往往凌侮同舟之人至不勝忿公怡如也家中臥處惟一板門冬則置草於其上以爲溫尊公有懷翁見之淚下以銀三錢買一牀與之公於是始睡床而終身亦無厚褥嘗病羸借軟褥於所親家愈卽還之門生子弟從公出入遊處不堪其苦而公獨安之初喜肉食無肉則飯不能甘後連肉不食終歲茹素最後卽雞豚牛羊之類終身不御其意以衣服居處雖淡而飲食尚喜其美亦能爲心累也常滿壁書志士不忘在溝壑語于其上以自勵

張公振之初舉應天鄉試貧不能具長安裝其明年舉進士觀政吏部不能具僕馬每日步行入署從兩蒼頭囊襆負冠帶隨其後及門而易之今新進士裘馬供帳歲歲加侈不能爲公所爲卽能爲公所爲而衆共指笑之矣

楊訓字汝學泰和人嘉靖甲午貢士初授華亭諭陞黎山王府教授故大參載鳴之父臨卒諸子弟議銘旌宜書教授公厲聲曰我未嘗之黎山安得以非禮加我乃竟書教諭此類曾氏易簀事

何別駕景韶始爲舉子下帷講誦日饔疏食諸友生患貧多貸人貲韶曰爲士而貸人貲後將必取償於官率不貸人貲

惜福

前言

何孟春曰前輩畸人碩士身不庸于時冑不顯于世鬱其積而不得施終于淪落而萬分一不獲以自見者豈天其遺之乎時已過矣世已易矣而乃一旦其後之人崛興焉追考其所自出其行誼之美聲名之光乃有高官膴仕豐資厚祿身享之人所媿嘆而莫與比者天豈其終遺之乎春嘗觀諸農田田美可歲易而地力難繼若弗爲糞歲計所穫將益微田有水可稻稻於五穀美而晚實而水源有限節若抉弗蓄源將涸秋旱何恃而晚實之稻將不可冀誠使良農于此間歲而易易必糞

以休養其地方水不時洩逮苗垂槁而一灌之源深流長足以待晚穫者十倍嗚呼其理如是天之于人何以異是然則謂天無意于斯人可乎嗚呼是有人事存焉

又曰天寶中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玄宗命宦官姚思藝爲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中人千家之產嗟夫漢文欲作露臺惜中人十家之產而不爲而玄宗以一盤之奉費之末年失國出奔至咸陽日暮猶未食楊國忠市胡餅以獻民始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猶未能飽至相視而泣貴富之不可保如此前日進食使何在天子不能無暴殄之報而況于人乎肅宗爲太子時常侍膳尚食置熟有俎羊臂臑上顧使太子割餘汙漫在手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懌肅宗舉餅啖之上乃曰福當如是愛惜明皇於複道窺見衛士食畢以殘食棄水中大怒杖殺之以寧王諫而止然不能推類也

陶文僖公曰人生受福皆有定數但厚自裁抑便是有餘即身不及享子孫必有受其報者以故歷官二十年沒之日橐中僅餘五十金蓋公

俸入往往耗於施予又絕不受四方餽遺囊所謂以餘福留子孫其世顯宜也

朱以功曰下人服藥易效皆謂其臟腑不同予曰固然亦可見天地之功平也但人皆知上人之福下人不能及而不知此等福又上人所不能及也使爲上者能惜福如其下焉則天或又有均施之道有識者當不以予言爲迂也

又曰周禮禁原蠶者謂其與馬同祖一歲再蠶則蠶盛而馬衰故禁之觀此而天人之際盈虧之理皆可以默識其微矣豈細故哉

又曰少年受享如飲晨酒易醉而難勝此理不可不知

王文肅公與馮咸甫孝廉書曰賢女過門浹歲而得男老親至是始見及四世繞膝蓋實藉我親家餘庇又非不佞薄德所敢專也抑有願私于左右者兩家今日所謂分形一體社稷未成之嬰當彼此爲之惜福昨彌月洗兒不佞預陳三戒被用布衣用故帽用素今重珍襍佩非其賁矣聖人係泰以復隍爲戒者正以隍乃城之所自成自城而復之隍

其勢順而易也故聖人戒之今人由拮据而成立不猶隍之築城而樹立乎其至覆墜不猶城之復隍而傾頹乎因思貧賤者士之常越貧而爲富越賤而爲貴則非其常矣由富而之貧由貴而之賤不爲去其異而復其常乎其勢之易亦奚疑古人之傒泰必用裁成輔相者正見夫此乃宇宙間之常事利害禍福可以此例觀

往行

陳僖敏公父孟玉爲人愿慤鄉閭稱善士嘗出行登厠見飯一塊拾取滌而食之其居平不欲暴殄率如此是夜神告之曰翁好善如此當獲福報吾梓橦神也將降生以大爾門吾在胥門線香橋某家樓上其家不知奉祀翁今速往迎歸孟玉既覺語其妻夢亦如之卽訪至其家主婦出延之登樓壁掛神象塵埃脫落因乞以歸加裝飾奉祀極虔未幾有妊生僖敏

救解

前言

陳白沙與用中兄弟書曰天地自然之利人得而取之何分彼我使諸子姪如老朽何所不讓使老朽如諸子姪亦何所不爭向義不如就利尚德不如用智朝三暮四口與心違強之以其所不能則怨諸君豈不謂言乎今只以鄭明府所書券爲實更問其是非但據用中用到價銀若干老朽願償之如此旣不獲罪于鄭又不負用中諸子姪亦可以釋然失解紛之策莫過于此諸君其亮之

胡汝霖曰尚書嚴嵩近爲御史桑喬等論列嵩奏乞天恩辨明心跡讀其疏竊爲嵩恥之夫恥廉節義以治君子先時大臣被論列者惶恐待罪乞恩求退而已是非虛實付之朝議用舍予奪出自上裁不復飾辭強辯如嵩之爲者此皆鄙夫細人飾辭文過名爲辭避實幸朝廷或偶信之不加譴責之以持位保祿而已夫心跡旣明是自謂無罪也是自謂不負任使也是猶可以冒顯秩享重祿也而曰乞賜罷黜豈其情哉嵩九卿大臣今上之知親且切者豈持喋喋自辨然後其心跡明哉奏辨之風不息則無以存大臣之體廉恥之節不立則無以勵小臣之行

自今大臣有被劾者止宜遵照故事乞恩求退不得飾辭強辯有傷大體其言官挾私懷隙論列不當者一惟朝廷察之罪之此禮義廉耻之化或可以仰裨萬一者也

申文定公答丘月林侍郎書曰江陵財產拋籍入官天威已彰國法已盡矣至於奄奄待斃之老母煢煢無倚之諸孤行道之人皆爲憐憫受詔籍產不聞孥戮此仁人所動心也死者不可復起而生者尙可曲全聖德好生旣已籍人之財亦不欲戕人之命而門下海內人望以愼獄敬刑爲職亦豈肯使覆盆有不照之寃比屋有不辜之歎哉僕非爲江陵惜爲國體惜耳又答李峨山巡撫書曰江陵籍沒之事出自聖怒勢不能挽而吾輩將命行事審法求情要當于無可奈何之中而求有可少寬之路且如抄沒財產明旨也一毫一縷豈得不嚴爲搜求至于鞫審之際或刑至童僕可矣諸子嘗忝衣冠非有叛逆緣坐之罪及考掠之旨而概被以刑具窘辱備至此敬修所以死也亦可憫矣昨見傳來遺帖行道之人皆爲隕涕此上關國體下係人心豈眇小哉死者不可

復作而生者尚可曲全奄奄之先母煢煢之諸孤若不加撫恤脫有它
變則地方諸公不得不任其責矣惟急令親族保抱公廩續食可以延
旦夕之命幸留意攀累之家原由迫脅如此則事無完期全楚騷動矣
門下宜及諸使之皆集審覈剖明無貽異日之累可也

徐公顯卿曰今日之事主攻擊者欲昭鑒戒以儆官邪主調停者欲崇
敦大以存國體道雖相成意頗有別凡株連蔓引影響疑似之間盡置
之不言而泯于無迹直是天理人情當如此向來調停之說曰無若宋
人然夫宋人直是獨坐窮山放虎自衛非所謂停調也鄭子產知子晳
之罪而姑罪子南雖諸游有子大叔在不恤也此之謂調停今株連蔓
引影響疑似之間無用調停而況攻擊乎哉

往行

薛祥字彥祥□□州人高皇帝起義祥從俞平章內附洪武四年祥以
都漕運使考滿赴闕時山陽海州頑民作亂駙馬都尉黃琛調運追勦
俘馘萬餘人皆有名號其詿誤連坐者率皆良民祥與駙馬會問力排

之曰無名號者不許妄指由是獲全首領者甚衆民皆寫眞生祠之洪
武九年乙卯誥授工部尚書時太師李善長奏鳳陽宮殿人匠魘鎮祥
面折曰太師一言壞天下人若此恐不利于子孫乃分揀交替不在工
者幷鉄石匠不罪蒙其奏活者千數人明年丙辰營謹身殿該部誤奏
中等匠作上等上怒命將罔上者棄市俾丞相大夫皆不復請時祥在
側遂曰奏對不實竟殺千人因抗言極諫得令下用腐刑祥徐奏曰若
是成廢人矣莫若杖而復工可其請遂不譴

劉誠意凡遇廷臣有過失得譴者密爲救解而免其人或知而詣公謝
者則拒不納其人不知亦未嘗爲人言也

吳知州履在濰州[illegible]縣令周以中初至召民轉輸至郡不得躬至鄉召
之一民逸去命卒笞之不肖伏走入山罵令曰官當在縣何以至此爲
令怒吏卒因以語動令欲誣一鄉民圖賭利獲六七人下獄扃鑰甚嚴
卒方往捕木還鄉民大駭德基計民無罪自出巡獄諭卒釋之卒以他
辭解德基挺碎獄門遣之曰若無罪還告父兄無恐乃往告令令怒曰

民無道衆辱我君乃釋之何輕我至是耶德基曰犯使君者一匹夫爾其鄉人何罪且法乃天子法豈使君解怒者乎令意慙乃已

永樂雷震奉天殿言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主事蕭儀言之尤峻上怒誅之時科道亦云不當輕去金陵上曰方遷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行非輕舉也言者因及大臣上命言官與大臣跪午門外對辨都御史言科道官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宜重加罪上命侍臣出問衆皆啐罵言官夏忠靖獨奏曰御史給事應詔陳言所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上議合罪臣等內使入復命上仍命出再問公應對如初天顏悅懌遂罷或尤公背初議公曰吾輩歷事久縱有失幸上悅之若罪言官所損不細矣時服其言

廣東布政司徐奇朝京師載嶺南土簟諸物將以饋廷臣或得其單目以進上閱無楊公士奇名獨召士奇問故將以私交罪之士奇曰奇自部給事中受命赴廣時朝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饋臣不與名者以當時倶病未與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具然受否未可知且物微甚當無

他意上意解中官擬其目一無所問

宣德初陳循當國時御史張楷作詩以獻宣廟意其求進欲罪之循曰彼亦忠愛意事遂解僉事陳祚勸宣廟讀大學衍義數語譏誚宣廟怒命籍其家既而問循循頓首曰俗士處遠不知忌諱然其心則無他也比遠祚至竟緩其法

何觀爲文淵閣中書舍人景泰二年奏言大臣舊老如尚書王直胡濙等正統中皆阿附權姦今此輩老猾不宜置左右及言北虜之事宜驅置于南方忤旨下十三道六科議吏科給事中毛玉爲奏稿謂觀誣陷大臣擅開邊釁宜正觀罪等語同列林聰葉盛皆勸玉易稿不從盛曰朝廷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雖罪觀猶令我等共議蓋甚盛德也君猶不念劉球之事乎球之死人至今以王振馬順爲恨此諸君所親見也雷霆之下萬一不測是我曹爲之而成朝廷不容直言之名且諸君亦言官獨不爲他日身計乎玉意解乃稍易數語而奏有旨令錦衣衛杖觀調外任明日盛道遇錦衣二鎮撫語及杖觀事二人曰彼何可深

罪杖惟具數耳

韓定字世安號靜菴威縣人曾祖某錦衣衛籍因家京師公生質確好學不倦正統元年以儒生選入翰林院習學夷字景泰選入內閣辦事三年以兼精楷書陞中書舍人天順改元差雲南報訃還陞吏部驗封司員外郎成化初入史館修英廟實錄大明一統志陞本司郎中提督四夷館事十二年陞太僕寺少卿授中憲大夫誥命十三年史館續資治通鑑成陞食正三品俸二十一年春陞本寺卿居官四十餘年在內閣書制誥朝入暮出無少怠處僚寀以義待生徒以禮一時入館習夷字者無不諳曉天順年間英宗皇帝詔求通夷字者大學士李賢以公應詔入奏夷字譯字之說上悅賜寶鈔錦綺一日造朝適曹石反殺朝臣公避難民舍適有火千戶同避達旦亂定各散火被仇家誣執爲曹黨擬死罪臨刑訴言與公同避公力爭火遂得釋成化乙巳九月卒得年六十有九朝廷遣官諭祭命工部營葬事

尹直入內閣日戶部侍郎李嗣初拜廷謝衍儀上怒甚欲外遷之公言

大臣當敢大節不可以威儀小故爲進退上意遂釋吏部考核上以尹旻選用多非其人驟陞者皆黜退兼以舊制考政務少怠者下陞輪邊粮公言曰上銳意圖治欲有司得人故有此舉然怠者黜之可也豈可遂盡謂其私而概出耶從之

吳文定公寬未遇時受知于徐武功有貞有人來乞墓誌復請表墓者公謂之曰若欲名官以榮親耶欲傳世之文耶其人言爲親不死計正欲傳世耳公曰若是則吳寬秀才其文可傳世者盍往求焉其推重如此一日與武功閒坐人傳奚元啓中狀元公云彼安能到此吳原博乃來科狀元也至辛卯冬文定北上武功爲具餞之備述奪門始末且恚嘆曰石亨輩致死于王乃嫁罪老夫耶令世有良史徐元玉豈終受誣乎實深有望于文定明年文定果及第入史館然竟無由爲公申辨也武功當奪門時英廟持于王獄辭未下石亨偕張軏面奏曰陛下不殺謙等今日之事何名上意遂决忌嫉之徒乃謂出自公口寃哉初猶有知其誣者及少保于冕求程篁墩序旌功錄以實謗言天下信之矣

霍文敏韜初舉進士夏六月歸嶺南辛巳入京時王恭襄瓊以事下獄素不識韜問曰晉溪何罪或曰結交宦倖濫封爵亂朝政罪一也軍功濫陞罪二也韜曰若是戮宜也越月韜任主事守職方閱舊牘歎曰古有冤誣其王公類乎宦者張宋之弟張富張容冒安化功封伯彬泰冒應州功封伯内閣畫勅兵部塡紙尾惟曰如勅行而已矣無溢辭故事軍功封侯伯兵部上論功奏内閣據以擬勅富容彬泰等勅自内閣無關兵部如曰僥倖濫封亂朝政内閣宜坐乃坐晉溪誣一也凡獻軍捷巡撫擬奏巡按紀功兵部請覈實御史覆覈乃擬賞典如曰軍功濫陞撫按宜坐乃坐晉溪誣二也都御史彭澤以哈密叛劾都御史范鏞擅用賊默官提兵符逮問彭澤先劾河淮川蜀之大勳衆議惜焉哈密叛釁不得不黜法也范鏞擅用軍職罪在無將御史高韶極詆公公任吏部遷韶秩乃曰公賊善類誣三也乃辨公誣于朝

杜少司空謙在工部日適余公子俊築榆林一帶邊牆已獲其利又請推其法于大同用功已什六七矣或者訐其用度不周多有乾沒且傳

致其罪上勅公偕科道官往覈其實瀕行有以危語怵公謂上意叵測
公佐藩司嘗與余同寮宜以嫌辭公不顧遂行宣府不與余相見悉取
前後案牘與凡出納之籍坐公館與科道官一一檢閱召凡收領用者
人人覆驗之無不合又究其根由條分縷析事核情顯余公之誣白朝
廷釋然公歸陛見賜以楮幣議者謂公平生行事此舉大有關係蓋以
余公城邊鄉人有主之于內者所主之人與其同事者不咸故嫉人訐
余非公卓有定見而敢任其咎余必不能保全云

楊中丞繼宗知嘉興府生員汪頤家墓田與豪右地宅相界欲兼併不
得遂誣以不法事比提學按郡試諸生唱名獨不及頤公問焉提學公
曰頤有發其過惡者將黜之公曰頤在學有文行必以地界之故爲仇
家所訐耳請視其狀果然頤得白後歷官王府教授

羅玘字景明號圭峰南城人成化乙巳以高等弟子入粟爲國子生成
化丁未進士歷官吏部右侍郎謚文肅弘治己酉爲編修知武同劉遜
坐忤岷藩被逮給事中龐泮等救之觸孝宗怒併下詔獄先生言遜至

付所司鞫辨公法具在豈遽按而誅之卽有不白救之未晚泮等疎狂誠可罪然陛下宜優容之以全國體又主事李夢陽者以論劾張鶴齡忤旨收拷先生謂鶴齡在肺腑陛下將玉成之若夢陽萬一處死或自裁乃滋爲鶴齡累孝宗感動薄泮等及夢陽之責中官李廣死言者劾文武大臣嘗以賄交者欲據廣所籍記大行斥逐先生謂具瞻攸繫不必指而暴其惡也宜諭令自陳或黜以他事庶不貽朝廷羞識者韙之

聞莊簡公常爲太常寺卿時上齋宿南郊羣校有罵者上問左右謬曰大官庖人上命太常察罵者以聞衆大恐必坐一二人以應命公入奏曰百執事咸在昏夜莫知誰何請寬之上乃罷

錢修撰福旣罷歸遇郡邑守相落落不加禮太守劉琬頗愠之嘗語人曰此白眼兒奈何負一第而不置我輩睫間也獨無急需我時耶公不顧而守偶以事撻丞丞恚甚已而丞失官疑守也誣守贓千金部使者入其言幾露章矣然守實節廉而方介人也公聞之操一舟至吳門力爲守明其無他部使者乃緩守公亦不言會守謁謝使者好語慰曰知

君有胡威之清非錢太史幾負吾賢守矣守太息曰不意士大夫之疎我者而援我乎已守歸欲暱公而公疎之如故未幾公卒守往哭之出資爲治墓復作享堂乃令沈生悅爲狀而請顧公清爲記然皆寥寥似孟德腹痛語無能闡公幽者

寇少司馬天敘在兵部日有言官繫獄問死刑者一大臣欲具疏以救謀于公公曰祗成君之名耳不能救彼也其人問故答曰須同諸法司請于當路者使恩出於上則可從之言官果緩誅

胡端敏公世寧爲刑部尚書土魯番自弘治以來挾哈密城印以要中國而哈密回夷居甘肅城者相影響至正德間遂招土魯番兵侵肅州約翻城應之兵備副使陳九疇知其謀以粮乏部援兵不能即至悉索城中回夷得裏甲者盡戮殺之磔以示番募屬夷刦番營而結瓦剌使擄哈密九疇自搏戰敗其兵會總制彭澤經略哈密奉勅諭速壇滿速兒火者他只丁還哈密城印九疇留勅不與土魯番計窮陰遣間使寫亦虎仙以秘術干進得與養子列知兵部尚書王瓊與彭澤交惡即誣

奏澤九疇罪瓊覆奏致九疇死罪削澤仕籍衆皆不平故更化之初言官首劾瓊戍榆林澤以太子太保爲兵部尚書九疇以按察使起爲僉都御史巡撫甘肅連破番兵斬火者他只丁絕其貢賜番回唯敢賈利旣失奇貨大困憊後瓊復召爲總制陝西軍欲因事報怨使王卯奇等訟之時澤已爲民執九疇下刑部獄欲併罪澤連及楊廷和詔在廷議公獨上疏具論回夷姦狀訟九疇功上大悟曰今得胡世寧說豈有殺我巡撫償回子命耶九疇免死戍遼東獄得解

喬冢宰宇爲南京兵部尚書日南京御史林有年以言事被逮公論救以爲御史耳目之官凡政體民隱皆當言之其言善則微婉將順而無悍訐之失其言未善則憤激大過而少和平之氣雖言有不同原其心皆忠于陛下非爲身計也近奉聖差錦衣衛官校拏解來京中外聞之罔不驚駭豈以諫官而被逮失禮御臣下之道耶疏上遂得釋

王文恪公當國劉瑾方威鉗士類按索微瑕輒加械死公謂瑾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辱而殺之吾尚何顏于此瑾恨洪洞不已必欲置死地

又欲以他事中劉謝公前後力救得免瑾又欲殺華容逮詔獄坐激變
土官罪死公曰土官未叛何名爲激變或惡楊文襄于瑾謂築邊大費
瑾又欲罪之公曰楊總制高才偉略爲國修邊豈可以公爲罪初瑾見
公開誠相與亦強聽公言惟焦芳專事辨阿瑾驕悖日甚公無可奈何
居常戚戚四年夏力求去瑾每念公相忤又輒發怒欲中傷公公惴惴
杜門瑾敗得免

田太僕濡爲刑科給事中會昌國公鶴齡兄弟有罪上欲中以大法而
念昭聖在上難于自內出欲得臺諫一疏乃決省臣知上意趣公具劾
公于衆中大言曰張氏之罪天下以爲可殺太后在上天下以爲未可
殺吾懼不能回上意以安太后而欲以殺遺我耶趣者乃不敢言

戚都諫賢令歸安日鹽城萬公雲鵬爲郡守剛梗有聲數以事相忤君
無所屈戊子入覲聞有甘心于萬者獨走吏部直枉詞氣激發要人桂
公萼爲冢宰納其言得不搖縣令入部非自理多不敢有言爲冢宰即
聽縣令言留郡守以爲兩難

陸給諫粲在科日有張福弑母獄廠衛與法司異斷未决上命會鞫熊都御史浹請依法司所奏被譴以回護免官公抗疏言大獄之疑必當詳愼不宜輕斥大臣廠衛積威已久每株連囚犯法司雖知寃濫莫敢平反今據理與爭輒黜誠恐法吏以浹爲戒非國家之福也上震怒下公錦衣獄杖三十踰月釋之

高察使從禮在西曹日上之以滇事怒李公材也言者強諍上持愈堅法吏皆震怖憂不可測君曰聖主可用理奪乃操筆爲奏曰材用夷敗緬不無闢國之功擬揭申文自抵罔上之罪又曰臣子報功失實死有餘辜君父宥罪矜疑人將效命天子視奏色爲霽竟獲原解

吳少司寇悌嘉靖丁酉授廣西道御史數上書言事會上閱南畿試錄怒典試者逮之獄欲盡罷諸生制對公具疏申救詔併逮公未幾上怒解還公御史諸生得上公車後有起家九列者

董公樸致政歸林下不肯以片字干公府嘗有鄰翁横罹盜誣爲郡捕而過其門號泣訴于公曰公素習我善良望活我公曰汝故知我素不

干公府也其人頓首泣而去已公徐復心憐之召之還曰憶汝昔年新築室余曾詩以賀汝尚在否其人曰在曰汝第持此往余不別行字也其人執詩以見郡守守覽詩卽攫然曰而非良善董公肯以一字假汝耶遽釋之其見重于時若此

盛傭字汝弼吳縣人時吳郡丘公某信重傭郡奏授以醫學正科時江西鹺賈倚丘公鄉井郡中驕以法驕衆斂百金壽傭曰吾利也而盡丘公法私負丘公知吾不爲驕去吏屬一時宦時宦祝丘公吏竣其語丘公益怒將重其手會丘公家人疾召傭丘公道其事傭曰驕固當辟自有常刑如以迕重之法不平抑將非公鄉井利丘公意解就末減驕知還饋傭金竟卻之徐氏二子父死訟論財其少內五十金請傭助傭言理曲能信金吾爲居處之少倍以進傭召其長數曰而父骨未寒而若是不戚啼父衷冒鄉井靦然而窘而弟少裕吾諭而少少裨周居可否長感泣卽以金昇之二子遂寢訟睦如初

汪尚寶文輝銳意肩事雖嚴貴愈益諤諤伸其說不能一語徇要以脫

人于厄前御史孫丕揚得過高新鄭某子甲希旨間之行該省勘問直指會藩臬諸大寮訂所宜覆相顧錯愕不敢發公獨抗言今無他端而齕齮一按臣以快用事者之意此必不可因緩之無何朝事更某子甲坐阿附免孫公前構得雪起中丞折簡謝曰微公言某不知處所矣楊襄毅公博嘗爲吏部尚書未幾莊皇帝即位大黜羣吏公掌其事自以宿德重臣天下之望遂極意罷不職不避嫌疑論者藉藉在科臣遂疏論公以所罷無山西人爲私天子知公忠誠無他不直科臣怒削其籍而公顧上疏申救乞薄其罪罰言者竟得外補人亦以是多之

王文肅公錫爵既以省親歸未幾江陵敗人爭搏擊爲名高先生復將平其間寄同麓余公書曰江陵相業僕始終不甚非獨恨其于知人一著至死不悟耳此事諸君不以時調停如國體何後張氏終得解免先生力也

趙文肅公既贊理機務加太子太保是時閣臣高拱兼掌吏部事方欲挾權籠制諸臣意假公爲分謗地故推公兼掌都察院事已而本兵霍

冀被科臣論劾贓私疑公前議大同及己乃于求退疏中誣公主使公既辨明且欲付法司究問贓私以糾官邪繼而上疏乞休上一稱公忠直任事一稱廉直老成宜副眷倚勿再辭旬日間授從一品榮祿大夫散官賜蟒衣玉帶寵賚且增然公歸志已决乃上給假回籍遷葬不允拱尤銜故相徐公欲中以重法疏言當時議事假托遺詔凡先帝所去如大獄及建言得罪諸臣悉用超擢死者贈官廕子無乃仇視先帝爲無君之事又弘治間彭程事欲有以治之閣中擬票將如請公拂衣起曰若是則將如宋時奸黨碑矣拱色變強留公乃共改票止于吏部通行曉諭而已又因拱言去大獄字拱迄以是不得逞于後又以故錦衣陸炳爲徐婚家已嗾張御史追劾炳而刑部以炳一品爵例在應議列當請勅三法司集議定之奏下閣中擬票是日公當秉筆而自院至閣遠拱遲公久不至既至又未忍遽書拱遂代書徑擬以削爵沒產自是拱與公勢不兩立第暦火未發爾

李文清公廷機萬曆癸卯七月入京署部事是時歸德四明兩相公不

協會楚事四明又與江夏左江夏訐四明遂成郄公爲解勸甚至江夏引疾去妖書起言官因借以傾歸德及江夏逮訊江夏從人乳公媼江夏甚徬徨不寐者兩旬閣令訊四五日獨以身翼護之時皦生光外無他人出疏草示璫曰可奏即奏不則御史奏之公奮然曰奏則附吾余公宗濬亦願附上聞之喜至覆訊猶未決公曰今以百十人折一獄從無私心見豈能盡同即于會稿職名下各隨所見注情眞矜疑等字以候聖斷何如廠璫曰有理遂署情眞公次之衆署情眞者十之九是稿達於上獄乃決當皦生光之已承伏也更炭拷訊令供同謀主名又詔責會問官有朋友情深君臣義薄之語諸人承望風指首鼠持兩端江夏危甚公約詞林唐柳所輩四五公求救于四明而歸德之門無敢至者公獨數往候之每心口相語曰人皆集于菀我獨集于枯當是時上已屬意于公司禮知之每于公有加禮嘗以彼所節界公疏進御覽者陰是公一日又以其所爲詩求公序公答書言公日在今上左右公名重余亦負時名倘爲公有所論著不惟自累且累公公旣剖其情而祕

之司禮顧私語大司馬蕭公若以是益重公
于文定公愼行爲翰林院修撰充日講官每進講上輒爲竦聽講罷時
出御府圖畫傳觀或命公題詠公不善臨池詩成則倩人書之旦以質
對上又大書責難陳善字賜公中外相傳詡爲盛事丙子進翰林院侍
講明年世史成加俸一級江陵相欲奪情公與同官蘭谿趙公新建張
公輩七人共爲疏力言其不可而疏草則公與張公所創其時毘陵吳
公姑蘇趙公以言奪情事杖北闕下公疏入而桂林呂公從中止勿奏
江陵以講臣故未敢顯斥乃佯以他事致公喪次字謂公子吾所厚而
亦從人爲此耶公正色曰以公厚我故爲此相報耳江陵艴然再踰年
己卯公遂引疾歸里居且四年詔入日講如故同講六人多公同年官
高者至二卿下亦銀緋而公猶守舊秩久之乃進左諭德時江陵夏已
謝世言者振暴其罪上震怒命司寇丘公同內璫往籍其家當江陵柄
國日旣大失士大夫心及其敗也咸推波助瀾欲甚之以爲快公獨貽
書丘公言江陵嘗有勞于國家是功過當爲別白卽間有所受取亦可

數家之所藏遠較分宜近視馮璫皆萬分不及而又欲捕空足虛廣爲捜括以稱上命竊恐株連蔓引全楚公私皆受其累是江右之已事也夫江陵老母在堂諸孤少不更事覆巢之下顚沛可傷宜謀于有司請于明主乞以聚廬之居立錐之地以合于古人惟益之象纚纚千餘言極其切至

朱賡字少欽號金庭餘姚人隆慶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歷官文華殿大學士諡文懿居內閣日沈四明在告有以蜚語中沈歸德于四明者大中丞溫三原疏言科臣某道臣某爲間請黜此二人以正國體後四明求去益力而大中丞持前議力爭之上不示公公疏云元輔一貫都御史純皆大臣一有軒輊今兩臣俱不安上兩留之遂下中丞所糾臺省疏屬閣適歸德入視事議曰謫臺臣全總憲體足矣公然其議上疏促之明年楚事起四明與江夏郭宗伯見互異非公爲政不具論亡何又有訛言事謂上召拜公意托公名微示指株累多人上震怒甚遣中使慰勞公伏地哭失聲上怒姦未得偵校四出忽捕醫沈令譽得王銓部

士騏于比部玉立夙與勞問書欲以姦書付法司而以于王下部院上意不解促公擬嚴旨公第促姦書事改擬稍有加而于王事無涉竟從前擬云公嘆曰大獄將興可奈何乃移書四明言甚具四明始從科道廷鞫論殊皦先光事罷初令譽被執詞擷入少宗伯郭正域宗伯舟泊楊村遣人入都市藥官校捕得以爲偵宗伯幾不自保適楚人胡化謁選上言事由荊門知州阮某聽科臣某指使乃科臣意妄行猜忌遂力攻宗伯而厚誣歸德于是公論大不理于科臣然沸湯燎火機不自息微公調劑縉紳流禍不知底止矣

陸莊簡公光祖嘗爲大理寺卿時江陵秉政事恣及奪情後益恣無忌臺諫翰林諸曹郎進士先後譏論相繼削籍論譴不少貸公聞而貽書規諷語甚切至先是江陵奔喪歸楚諸司無不會葬獨趙直指應元不赴隨移疾歸爲臺長所劾王員外用汲因論臺長語侵江陵陵黨洶洶將與臣瑞合重置二君于法適公任大理一言而解王君僅編管去及江陵還朝憾王之意未已公聞而排闥入見之委曲開導乃已江陵故

與公同籍雅善又以公夙望欲引公相助而公每與枘鑿所以曉江陵有人所不敢言者江陵不能堪公爲吏部郎時張太宰瀚以福建參政轉山西直指藩者欲庇私吏不得撫公所釐正藩司夙弊反中公疏上公即治行當道復議調時陸公光祖爲吏部郎爭曰如公者安得以浮議奪之且銓部省各一人凡以采鄉評杜誣蠛也祖與張同省稔知其賢必欲調張寧罷祖然兩以請奉旨得留用公旣以太常卿罷歸時高新鄭再起兼理部事頗修徐文貞事親戚及諸門下士盡鳥獸散公日走吳下宣言于上下爲徐氏地事竟得寢自此遠近益以此高公文貞每歎曰吾愧與繩亡何新鄭去楊襄毅自兵部再還吏部聞公周旋徐氏事益心豔公即日起公南太僕少卿隨超拜南太僕卿晉南大理卿爲太宰日銓曹近時事柄旁落公至始爲振刷中涓請托盡拒不納而文選王君教又能與公同心秉公執法不少假借中涓銜之後教與二三郎吏竟坐是一日併逐去公上疏營救謂百司進退事皆由臣而罪坐教等臣心何以自安因求去不允

吳大司寇百朋嘗爲刑部左侍郎時故相居正罷法革籍家謫戍其子矣上怒猶未釋應天試題欲窮治公奮曰某誠擅當辟奈何無端株連詞臣且開是端欲後釁無窮乎上悟竟弗問一說舒化事

馮應鳳字□□號岐陽會稽人萬曆庚辰進士歷官太僕少卿嘗巡按雲南時兵備副使李公材以冒功蒙罪上命逮治之擬重辟繫獄者六三[illegible]

[illegible]

咸德密令把總寇崇德等齎金擒其交叛首呆悔禍而反以緬謀至令把總杜栻等間道會擊于是有遮浪之捷師還論賞諸將武人多飾語遂爲勘功者劾奏實不當坐以罪于是竟釋人謂馮公一言回天然公不以徼德于李李亦出而不謁以祁□重公矣

王世貞曰門達爲人沈敏善計算所讞恆觀上旨而决時上業已誅曹石內端不自安恆依達爲彊而達多所陰獻累遷都指揮僉事治鎮撫如故時上最所禮信者李賢達次之每朝而左顧則命賢右顧則命達

賞賚無算而達內害賢寵譖於上曰是嘗受陸瑜金酬尙書者上疑之不召可半歲而袁彬猶以義故位達上知上薄之搆以死罪劾奏上不樂曰是負我者然故人不死足矣此外以任若達則執彬下獄脅以火五毒吏下彬不勝苦且誣伏矣而燕中少年楊賢者常爲漆工尙方奮曰袁公上魚服侶也門達何人而輒害之因上疏詆達奸惡數十百事事有指而極稱彬枉且有社稷功不宜罪詔併下達治達恚捶賢至百餘賢恐遂死不得白謬曰吾有陰事欲告公達令箯輿前乃薆達耳曰吾小人何辨爲此李學士草耳達大喜趣罷笞出湯沐賢與醪肉食之持牘面訴曰李賢令楊賢中臣爲袁彬地獨不畏陛下法乎上曰明于東朝堂辨之之東朝堂楊賢度上已集羣臣出餘肉大呼曰天乎寃哉門指揮醪肉食我而令引李也李學士貴人吾何從見之且吾死固分奈何寃他人爲也上悟趣出袁彬令分司南都餘俱置不問然自是達寵漸衰不復寄腹心矣居一載驛召袁彬還職寄如故上崩李賢益重達內不自安出怨望語御史言之詔執赴司論戍嶺表瀕行袁彬歸僚

出錢郊墅握手語繾繾已揮囊金爲解裝良厚衆咸多彬不念惡有古長者風彬再遷掌衛事至都督僉事乃卒

萬曆壬午之三月錢塘悍卒以餉之削額也擁督軍中丞于軍而環噪之且將甘心焉時冬官郎蒲坂王君子牧以權稅南關聞而赴之從者曰請毋驅是未易測也王召曰驅之以戎往則不可以好往何害且彼不吾讎也遂入軍呼其魁前而數曰若識我乎我權稅郎王某也家大司馬嘗秉卯政矣以片紙解單于之辮而惕息請命不暇何有于若曹若曹快快爲削餉額耳中丞朝奏聞而夕報可復而額不啻轉圜卽餉不及額所虞餒餒不至死也今以一不快意故而甘心于中丞公有如天子赫然發怒十萬之師南渡江若曹族立赤矣族赤且被惡名衆有識王君者曰果權稅郎也是廉而有惠政時時從商旅謳謠得之矣其又有稱王君者曰使君嘗爲我曹請復餉額于中丞中丞自不許耳蓋王君先時探得悍卒藉以意風中丞其人嘗聞之故云自是圍稍稍解而兩臺使繼至遂以中丞免其又二月而中丞出候代吳興市人子狃

亂卒謂縣官必不能正法相聚剽刦火光燭于天王君復輕輿出入竿旗矛戟間反覆開諭其人雖不能盡聽亦不敢有加于君而會新中丞張公至君入謁頗爲其言情狀因從更張公發兵捕誅之事以大定張公旣用平亂聞上獲殊賞而心義王君功乃復特具疏請旌君部以非君專職格不行俄王君得代去則錢塘之大夫吏民相率而請太宰仁和公紀其事于石矣張公之友王某病廢居吳中雖謝客然頗以此褎廣禍及數數問南來人稱張公之十而九嘗爲志之稱王君之功十而六而未有志也今年冬錢塘之鄉進士某等若而人諸生某等若而人相率造余而言王君所以平亂狀甚悉余謂微諸賢寧不知王君余故嘗以通家子弟事大司馬公往者北單于失其孫左大都尉掃諸部壓邊境大司馬置大都尉殿掌間俾爲難媒以籠北單于遂盡削其威暴委身奉琛稱臣者再世矣此其功視魏絳之和戎郭尚父子儀之輯回紇寧啻等夫魏絳之子爲舒惑于欒盈之誘車成列矣賴范鞅之言而後定汾陽之子爲晞幾綴其卒而肆于邠矣賴段秀實之言而後定

不然則魏郭之勳其與存者幾何今王君不重愛其七尺以片言而再定錢塘之變夫豈惟無隤其家聲已哉于大司馬蓋有光矣今夫不治卒而使卒信之如蓍蔡其權政孚也非其責而任之于白刃之林而不避其爲國專也一言而杜羣黠之口使唯唯其辨勇大也其不賢於魏之舒郭之晞萬萬哉即詩書所稱干城腹心及世濟其美又何多讓也王君名謙萬曆丁丑進士自榷稅郎未幾以賢擢吏部爲忌者所構尋事白入兵部今爲武庫郎中